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一)

編祺曾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01B

~~176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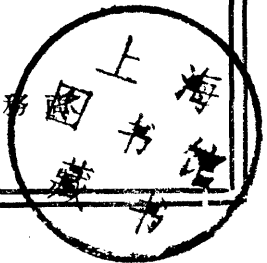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一)

編 祺 曾 吳

行發館書印務



舊小說叙

自余居滬上五年。四方有志之士。間有就商古文之業者。余因取秦漢以來迄於近代。凡得文七百餘篇。名之曰古今文範。中多以意謬言。昔人悉心營構之迹。一一爲疏別其異同。而比附其得失。爲說甚具。然猶慮人多苦其難。而不肯竟學。大凡立教之道。要於使人從。欲從之便。莫若使人心歆其趣。夫口說三古之書。手摹六經之旨。作爲文章。垂示後世。意非不美也。然而聽者或惛然不可終日。試與述委巷之叢談。道故家之軼事。方四座欣然。惟恐其詞之畢也。則夫論文之要。其不欲抗之太高者。道亦如此矣。竊以說部之書。託體較卑。上不得躋於經史之列。又其中出於寓言者。十之八九。故爲考據家之所不及。至於張皇鬼神之狀。婉孌兒女之私。彼夫道學先生相戒。不以寓目。而余竊以闕古文之秘者。莫此爲近。徒觀其敘事之妙。控顛引末。首尾畢具。而間及一二可歌可泣之事。神情意態。落楮文生。使讀者悽然以悲。歡然以喜。其感人之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雖以左馬復生。亦當引爲入室弟子。至如選詞。卿雲之室。檢字蒼雅之林。使人味之而腴。嗅之而芳。按之而澤。睨之而華。彼媿陋之夫。固不能道其一字。其不可以小道而忽之也。亦已明矣。使由此而上。友周秦之通人。下揖漢唐之作者。其取徑以行。而其收效固甚捷也。祇以自古及今。多至不可勝數。遂使蘭艾叢生。玉石雜糅。識者病焉。余以暇日無事。輒取說部諸書。伏而讀之。凡得千有餘種。擇其詞義兼善者。合爲一書。其不足觀者。汰而去之。大抵存者十之一二。而棄者十之七八。然猶哀然巨帙也。蓋將以是爲學文之助云爾。夫古文之異於小說者。析理必從其精。述故務求其實。

而至於引人入勝。卒之不謬於道者。則一而已矣。余故備論之。世有譏余老不自逸。而終日用心於無益之舉者。余惟有婉詞以謝之已耳。庚戌十月。侯官吳會祺翊亭敘於滬上之涵芬樓。

例言

一是集蒐羅說部諸書。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都爲六集。其中多世所罕見本。佚文祕典。往往而在。蔚爲小說之大觀。

一小說本自虞初。見漢藝文志。其書不傳。若漢武內傳。舊題班固撰。文采縟麗。詞旨恢詭。斯小說之濫觴也。厥後作者漸夥。騁詞抽秘。唐宋爲盛。金元明諸家。亦多可喜可愕之作。近代如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尤爲別開生面。故是集所收爲多。

一是集宗旨。爲學文之助。而輯以小說引人之興味。卽以古文示人之矩矱。集中每於雜記之前。選登各大家文者。以此。

一文則取其說理透闢。有關風教者。說則取其敘事明暢。足資勸戒者。至詞采之釀郁。筆意之超卓。尤爲摘華揆藻者。挹取不窮。

一集中各書故實。詞章家恆相引用。其分采於各種類書者。不一而足。熟看是集。尤足爲博洽之助。

一是集不分事類。而以時代先後爲次。例如唐人而述漢事。卽入於唐。宋人而述唐事。卽入於宋。至撰者之先後。不復再序。以格於文在前記在後也。

一選家凡遇古文不立題者。或取首句爲題。或取篇中緊要字爲題。茲集所採各書。有原本不標題者。亦沿用此例。

一小說家記載多有事同文異層見疊出者茲集所採各書或詳略互見或傳聞異辭均照原書彼此並存未便割愛然此等處雖正史亦有之如舊唐書列傳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覈其事蹟實係一人元史遼史亦多此例

一小說家言自古虛實參半然同一異聞奇事有既載於此復見於彼者當非全屬子虛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固不可以常理測也又况歷代之朝章國典土俗民風足資考證者不少尤未可以尋常小說目之

一文有非注不明者仍將原書小註錄入惟起訖用括弧闌格俾與正文不致牽混以清眉目

一文以篇計各標各題以便翻閱至雜記或取一二則或取十數則至百餘則不等茲但總舉書名不列子目

一各種雜記原書多不加圈茲集必詳分句讀以省閱者之力

一原書訛字逐一校正至僻典奇字悉仍其舊恐蹈金根車之誤不敢率易

一茲集就本圖書館所有各書蒐采而成惟查書目小說類尚不止此即本館近今新得各小說尚有多種海內藏書家如有秘本可賜借鈔者本館極爲歡迎擬再行選刊以備舊小說續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二十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舊小說總目錄

第一册

甲集一

漢魏六朝

第二册

甲集二

漢魏六朝

第三册

乙集一

唐

第四册

乙集二

唐

第五册

乙集三

唐

第六册

乙集四

唐

第七册

乙集五

唐

第八册

乙集六

唐

第九册

丙集

五代

第十册

丁集一

宋

第十一册

丁集二

宋

第十二册

丁集三

宋

第十三册

丁集四

宋

第十四册

戊集一

金元明

第十五册

戊集二

金元明

第十六册

己集一

清

第十七册

己集二

清

第十八册

己集三

清

第十九册

己集四

清

第二十册

己集五

清

舊小說

甲集目錄

漢武帝內傳 班固

趙飛燕外傳 伶玄

吳女紫玉傳 趙曄

楚王鑄劍記 趙曄

雜事秘辛 無名氏

東方朔傳 郭憲

西王母傳 桓麟

太古蠶馬記 張儼

薛靈芸傳 王嘉

糜生瘞卹記 王嘉

天上玉女記 賈善翔

蘇娥訴冤記 干寶

東越祭蛇記 干寶

泰山生令記 司馬彪

泰嶽府君記 庾翼

山陽死友傳 蔣濟

古墓斑狐記 郭頌

烏衣鬼軍記 李朏

夏侯鬼語記 孔曄

神僧傳 法顯

丁新婦傳 殷基

荆楚歲時記 宗懷

冥通記 陶弘景

古鏡記 王度

神異經 十五則 東方朔

海內十洲記 四則 東方朔

列仙傳 十八則 劉向

列女傳 四則 劉向

西京雜記 八則 劉歆

別國洞冥記 一則 郭憲

笑林十則 邯鄲淳
列女傳二則 皇甫謐
高士傳十則 皇甫謐
益都耆舊傳二則 陳壽
汝南先賢傳五則 周斐
楚國先賢傳二則 張方
文士傳二則 張隱
漢中士女志十三則 常璩
梓潼士女志二則 常璩
博物志九則 張華
列異傳七則 張華
搜神記二十六則 干寶
南越記一則 沈懷遠
魏晉世語一則 郭頒
裴子語林十則 裴啓
神仙傳四十五則 葛洪

舊小說 一 甲集目錄

郭玄二則 郭澄

玄中記一則 郭氏

九江記三則 何晏

王子年拾遺記十九則 王嘉

拾遺名山記八則 王嘉

搜神後記十四則 陶潛

蓮社高賢傳四則 無名氏

抱朴子四則 葛洪

冥祥記五則 王琰

齊諧記三則 東陽無疑

幽明錄十七則 劉義慶

世說新語五十七則 劉義慶

襄陽耆舊傳五則 習鑿齒

異苑七則 劉敬叔

述異記八則 任昉一作祖冲之

俗說一則 沈約

續齊諧記九則 吳均

真誥一則 陶弘景

高僧傳四則 釋慧皎

洛陽伽藍記十二則 楊銜之

還冤記二十四則 顏之推

舊小說

甲集一 漢魏六朝

漢武帝內傳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蒼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僊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僊。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

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僊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旒之節佩金剛靈輿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袿襪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櫟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

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精神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精神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僊才也。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

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仁喪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窟。睿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崑崙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聖。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

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僊人。是故我發闔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僊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微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無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邱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楨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并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

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僊。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十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於傳。

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僊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眇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僊。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懲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懲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

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僊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握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眞。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空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眞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僊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僊者四千年一傳。得眞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

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僊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並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四十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整屋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塋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域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鄴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

正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斂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趙飛燕外傳

伶玄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蘇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合德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合德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嘗竊傲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費服疏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

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嬪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旣幸。流丹泱藉。嬪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嬪上簿。嬪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玉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嬪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嬪進合德。合德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嬪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嬪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嬪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嬪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嬪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嬪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爲兒拜。后於婕妤坐。后誤唾婕妤。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襖。正似石上華。假令尙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袴蘊香。恣縱棲息。

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嬪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獵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玻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瓠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面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好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州樹。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樹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喙細嫵。與相屬。后裙裊。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

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他日宮姝幸者，或褻裙爲絲，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傳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嬪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嬪侍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嬪道夷言，嬪抵掌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囓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綾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嬪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耶？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鷁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妒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嬪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

大福寧轉側俾帝就耶。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尙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卬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裊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吳女紫玉傳

趙曄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闔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旣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其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

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款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楚王鑄劍記

趙曄

楚王將莫邪爲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

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雜事秘辛

無名氏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媼。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州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媼並諧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媼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媼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媼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待。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罅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鬢頤頷。位置均適。媼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髭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媼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媼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媼令催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媼女賤愚。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願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

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倫。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閒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冀上。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蒞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褒親愨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鯛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鯛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

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
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
使使者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
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
九華。十二罇。加以翡翠。朱鳥。襪。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櫺畫鞞。黃金塗五末。蓋蚤施
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旂。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闌
戟。九旂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
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司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
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
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
閒內戒。德冠後庭。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
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卽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
子臨軒陞。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
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
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
出。后卽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媼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艷。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祕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於口。追駟不及。聊志於此。用塞疎漏之誚。成都楊慎識。

東方朔傳

郭憲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恆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漸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漸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簾，要臣入雲韞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氈毫之珍褥，以百氈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執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磬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有周七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初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剖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

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甘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嘗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西王母傳

桓麟

西王母者，九靈太廟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迺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

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闐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萬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杳映。羽摻廕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白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於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卽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瑄。吹之以和八風。尙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

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既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萃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

太古蠶馬記

張儼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之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

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從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親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薛靈芸傳 又見拾遺記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蔭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視，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世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垂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赤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星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甚。

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糜生瘞卹記又見拾遺記

王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中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坐，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之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卹惠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燬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聚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鳩鸛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邱壘，駿馬萬疋，及國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天上玉女記又見集仙錄

賈善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轔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當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饈繪素當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飄浮勃逢赦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閒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篋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至前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授綬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尅復舊好至太康中猶

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蘇娥訴冤記

干寶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質。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能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開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能得。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東越祭蛇記 又見法苑珠林

干寶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

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并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嚼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餵用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餵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嚼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鬻體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泰山生令記又見列異傳

司馬彪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五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

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泰嶽府君記又見搜神記

庾翼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遂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閣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婿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謂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

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勅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班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山陽死友傳

蔣濟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郡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并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邳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君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撫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旣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古墓斑狐記

郭頌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是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

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蹟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烏衣鬼軍記又見搜神記

李 肫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氏。有頃。奄

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歎歎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爲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方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十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者。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夏侯鬼語記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尙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尙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

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臨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尙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此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神僧傳又見高僧傳

法顯

佛圖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永嘉四年來洛陽，志弘大法，喜念神咒，能使使鬼物。以麻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之。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勒欲試澄，夜冠青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

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敏禿當捉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敏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爲子。愛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咒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建平四年四月。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鼻。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懺。于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獲免。推驗日時。正澄咒願時也。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噴曰。奉佛而致寇。佛無神矣。澄明且讓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鬪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至於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事法。無解殃禍。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

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繆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慙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于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鑲穿宣領，積薪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後月餘日，有一妖馬，毛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虎愴然，卽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稱斯德也，宜享休神。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

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澄死之日。有人見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

丁新婦傳又見搜神記

殷基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嚮。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着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荆楚歲時記

宗懷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

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焚

燔有聲。而山臊驚憚。玄黃經所謂山獾鬼也。俗人以爲爆竹起于庭燎。家國不應濫于王者。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餈。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餘酒次第從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身輕能老。柏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薰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莊子所謂春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藏也。敷于散。出葛洪煉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并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練形。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梁有天下不食一葷。荆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煙火。桃神絞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搯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脚。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并爲。卽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於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故事耳。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于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羊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翦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

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又餘日不刻牛馬羊狗猪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仁山。宋東平王鑿山頂爲會。人日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剪綵爲鸞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傳咸鸞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鸞以迎至。翬輕翼之歧歧。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

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嘗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靜。然後致紫姑。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彌多。斯言信矣。

正月木日夜。蘆荻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於月晦。并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并酺食度水。士女悉漚裳。醑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漚裙。

春分日。民并種戒芳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社日。四鄰並結綜合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綜。卽共立之社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餠大麥粥。

按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

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并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并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嘗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湯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干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鬪雞。鏤雞子。鬪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鬪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郈鬪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取之所以發積臧。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鬪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髣髴鬪理也。

打毬鞦韆施鉤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施鉤之戲。以綆作蔑。纜相貫。綿巨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鉤之。進則強之。名鉤強。遂以敗越。以鉤爲戲。意起於此。涅槃經曰。

鬪輪骨輪索其鞦韆之戲乎。鞦韆亦施鈎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尙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尙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畀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并禊飲於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周處吳徵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傅長虞神全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以厭時氣
四月也有烏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耙上岸

按爾雅云鳴鳩鵲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趨耕鋤卽竊脂玄鳥鳴穫穀則其夏扈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庾實。常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實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董助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助答曰。蓋秦始皇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玄以爲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於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按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先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鳩鴿教之語。

按仲夏繭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鏤。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縷。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多。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襍方綴於胸前。以示

婦人計功也。此月鷓鴣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夏至節日食糴。

周處謂爲角黍。人并以新竹爲筒糴。棟葉插五綵繫臂。謂爲長命糴。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按干寶變化論云。朽稻爲螿。朽麥爲蛭。此其驗乎。

六月伏日。并作湯餅。名爲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鑰石爲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瑞。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孟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孟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兒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箔爲之遞相餉焉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臺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十月朔日黍臚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臠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臠臠上會設黍臠。是也。

仲冬之月。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臠菹。

有得其和者。并作金釵色。今南人作臠菹。以糯米熬搗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窄令熟。菹既甜脆。汁亦酸美。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言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鬪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蒨。侏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着戲頭。與逐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罇。盆盛饌也。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尙。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疆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疆。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疆。分二曹。以校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并作疆字。藝經。庾闡。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則廢而不修。

歲暮。家家具肴。款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冥通記

陶弘景

夏至日未中少許。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鞞囊。鞞囊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裙。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白履。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墨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荊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良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云。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

未答。仍問曰：今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恆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壺，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莫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此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炁，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間裸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滂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令

春等去。便下階而滅。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鬣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貌甚可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古鏡記 又見異聞集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整衣冠。引鏡自照。婢遙見。卽叩頭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斂。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月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右文如水。波光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

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使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使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勤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勤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勤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勤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勤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

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關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肺腑。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性。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勳。自六合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住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向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勳。勳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勳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勳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勳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

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鑑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性。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鬚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躡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

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恠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每至時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前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斲窗樞四條。卻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窗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并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巖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自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神異經

大石室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

東方善人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恆恭坐而不相犯。相讐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喑嘿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

尺郭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魍頭。朱衣縞帶。以赤蛇繞額。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

樸父

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并高千里。腹圍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譎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河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如何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菅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及。

先通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

饕餮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彊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怵。一名彊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也。

渾沌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橐杌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構杙。一名傲狼。一名難訓。春秋云。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構杙是也。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烝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河伯使者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及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鵠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窮奇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

玉饋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籩有脯焉。味如麀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一。片。

銅柱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八丈。僊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海內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探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炎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僊家

鳳麟洲

鳳麟洲在四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僊家煮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恆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國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

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國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驚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卻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域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言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羸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卻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眞乎。是

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賤，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愆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於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攬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訕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礪礪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漸衛叔卿於楛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烏山震檀卻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菲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渴旣克桀以天下尙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尙父山

務光自仁

復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遯影介山

浪跡海右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

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靈妃豔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佩虛擲

絕影焉追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簫絳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簫史

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

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簫史抄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韜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黃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吞一月間。後昭帝卽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闈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授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條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游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驂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

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曄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挹神泉

肅肅清廟

惛惛二間

可以閒處

可以永年

文賓

文賓者。太邱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許人也。詣江都王。曰。言寧先生。屢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寧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寧主神秀

拊琴龍眉

以道相符

嘗與訟微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清

披褐懷秀

術兼和鵠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邱。邱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邱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邱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

福祚相迎

真人投藥

三屍俱靈

心虛神瑩

騰贊幽冥

毛頰髮黑

超然長生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僊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僊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僊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丸蘊妙

僊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僊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

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尋犬 宕入僊穴 館閣峨峨 青衫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嚮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僊。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鸛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子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列女傳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奩中。

劉向

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臯，无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旁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矣。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于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

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問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簾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

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西京雜記

劉歆

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昭陽殿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鐺，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麟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

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王嬙

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闕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名畫工於是差稀。

鸛鷖裘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鸛鷖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新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賈佩蘭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爲謂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

哀王冢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肩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咒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

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爲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長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

別國洞冥記

郭憲

馬肝石

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笑林

邯鄲淳

太原人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豆。便大驚惋。謂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某甲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弔喪人

有人弔喪。并欲賣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爾。因賣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己以爲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復哭窮。己曰。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吳沈珩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情人作奏記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情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上黨鮑堅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讚者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也。

某甲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已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已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已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坐絕倒。

楚人

楚人貧居。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恆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漢世老人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

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

僧人弔喪

僧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凭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冢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列女傳

皇甫謐

江乙母

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爲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而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怒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汝歸

廣漢汝歸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悒。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金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高士傳

皇甫謐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枻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匆匆戒別

何用名爲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鄙野

撫絃而嬉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

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棹。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俯而不對。有問。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邱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搯搯其勞

賜焉逢觀

進說爲棹

前陳後詰

反覆見嘲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飲其醪。何其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氏無彰

麟鬻自舉

偶覲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僵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光年八十。終于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至連連

北軍親就

內楊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聘文是闡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真人淡泊

亶哉匪虛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亡。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劇藥青冥

通都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

遐蔽霸陵

佯隨國聘

俄蹈虛真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廬膳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揚光竹簡

益都耆舊傳

張松

陳壽

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

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晏飲之間。一看便闡誦。修以此益奇之。

楊子拒妻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默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湏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汝南先賢傳

周斐

袁安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袁安拜楚郡太守。卽控轡而行。旣到。決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爲主所引。應時理遣。一句之中。活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稔。

薛苞

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周燕

周燕。字少卿。爲決曹掾。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虔怒。竟殺之。死後。其家人有書稱冤。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自引私隱。陷人之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

死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李宣

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妄殺人。宜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卽原之。

葛玄

葛玄見賣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卽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楚國先賢傳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產。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修祭。

應余

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袞。迸力得出。賊便射袞。余以身當箭。被

張方

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

文士傳

張隱

劉楨

劉楨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楨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乃跪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性，磨之不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桓麟

桓麟字元鳳，伯父焉，官至太尉，精察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爲口賦詩與之，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麟卽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奕世稱賢，嗟予羸弱，殊才棄年，仰慙二子，俯愧前言。

漢中士女志

常璩

衛衡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

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子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鄧先

鄧先。城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強大。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譖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者。入言軍事。問曰：七國聞晁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爲萬世策。諸侯憂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歎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楊王孫

楊王孫。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輟葬以復吾真。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殫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含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祁侯無以易。卒輟葬如其言。

李郃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候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微行至蜀。宿郃候舍。郃爲出酒夜飲。露坐。郃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郃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都。後一人爲漢中太守。

命爲功曹。察孝廉。遂馳名。爲尙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尙書僕射。尙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常世稱名。順帝世薨。

李固

李固字子堅。郃子也。陽喜三年。以對策忠亢。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辛巳。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錄尙書。冲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專權。乃立安樂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策。閹鄧廢立之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與崩之漸。在斯一舉。宜求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收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擊之。固書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

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闕官。無不思固也。

趙宣父子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韃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官至韃爲太守。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爲司空。掃吾第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琰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尙書。不就。卒。

李燮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死時。二兄亦死。燮爲姊所遺。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于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止。燮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以爲不可。果敗。遷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

穆姜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與敦。覲。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與等憎惡姜。

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興等感寤。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免爲南郡太守。

楊相妻

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不止。四珍復起。

杜泰姬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委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勲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陳省妻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

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于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得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燮從成在徐州。各異處備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趙子賤妻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公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敕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賃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其并命。兄弟嬖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曰。兄嬖。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于幕下自殺。

梓潼士女志

常璩

文氏女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敬伯名）。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韃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亡。姜救康稚芝婦。事楊進如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官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敬揚

敬揚涪郭孟妻。揚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梁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揚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非男比。但惡讎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揚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尉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博物志

穿胸國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

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交州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卽死。不時斂藏。卽膨脹。沸爛。須臾焦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焦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焦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焦毒者。偏鑿取之。以爲箭鏑。

治鳥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卽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之祖。

徐偃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

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存狗壘。偃王既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殘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二小兒辨日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劉玄石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蟒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土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僊。遂絕迹。年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僊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僊。往往得去。有長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攜山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

其高隱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鱗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鱗氣所噓。上於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續弦膠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爲以住斷絃。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猛獸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卽低頭著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欲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列異傳

泰山黃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

張華

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旣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六美。交禮旣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神人道異。本非久居。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見空中有輶車彷彿若飛。

何文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鄰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婿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拘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旣上牀。婿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

前約相掩耳。堦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鮮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鮮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髻髯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卽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言我與常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壻。表其兒以爲侍中。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

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了然無水音。定伯自渡。漕漕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乃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

搜神記

園客

干寶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纒六七日。乃盡。纒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胡博士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家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羊祐

羊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鑲。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冒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來去。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殺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遁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侯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爲鄰人有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旦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造甕所視螺。但見女。仍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大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穀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翁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

賈偶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子。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而來。今得却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馮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

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却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初大驚嘆。竟以女配文合焉。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百匹具焉。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甌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塵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

聶友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饑困臥梓樹下。

仰見所射鹿箭著樹枝。怪之。於是還家賣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置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友。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此陂中板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卽至。自爾後。板出或爲凶禍。今新塗北二十里餘。曰封谿。有聶友。截梓樹板。擣牂牁。牂牁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於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田琰

北平田琰。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病死。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阜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

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何者。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鄉老雄雞也。汝復誰也。我是老蝸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亭民來視。驚曰。君何獨得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蝸。大如蠶。毒長數尺。西家得老雄雞。北舍得老母猪。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怪慄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阿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蠶。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

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陳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愁不樂。將行卜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卜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跟匄匄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鬼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府君能赦我。當深報君耳。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年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難。若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擊戶者。斐曰。誰。曰。伯裘也。曰。來何爲。曰。白事。北界有賊也。斐驗之。果然。每事先以語斐。無毫髮之差。而咸曰。聖府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旣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使諸侯持杖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曳一疋絳。劃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縛取考訊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禮。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慙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猧國 又見博物志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猧國。一名馬化。或曰猧。伺道行婦。

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獬國馬化之子孫也。

吳興田父

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往。父憂恐兒爲所困。便自往。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積年不覺。後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白父。父大怒。師便作聲入。父卽成一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忿憤亦死。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閒伺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闔以杖撾之。至久。於室隅聞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

章苟

吳興章苟。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鈹叉之。

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鍛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臧仲英

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塵垢在焉。炊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燒。而篋籠如故。兒婦女婢使。一旦盡亡。其鏡數日後從堂下投庭中。言還汝鏡。女孫年四歲亡。求之不知處。二三日。乃於園中糞下覓。若此非一。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蓋喜。與共爲之。誠欲絕之。殺其狗。遣蓋喜歸鄉里。從之。遂絕。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鳥來入室。與燕鬪。燕死。鳥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魍魎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竈。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鳥與燕鬪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咎妖之徵。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主俱興。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爲安南將軍。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既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度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

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阜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關，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奔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訪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

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問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罌中之罌，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罌。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旣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旣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女生，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一襪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卽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沉乍浮，旣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碗，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碗，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

棺中椀。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南越記

沈懷遠

懶婦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于田頭。則不敢復近矣。

魏晉世語

郭頌

劉放孫資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舊小說

甲集二 漢魏六朝

裴子語林

裴啓

顧和 又見世說新語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裕。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旣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旣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王武子

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旣作。聲似真。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哭。

劉實

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侍飾香囊。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籌良久。不得。便行出。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

明帝 又見世說新語

明帝數歲。坐元帝鄴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

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夏少明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從問曰：裴逸民家何在？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王子猷二則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卽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旣造門，不前便返，或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石崇王愷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桓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

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卽出外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愔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談論。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髻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神仙傳

葛洪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

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而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駟往問道於彭祖。旣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

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死。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噴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邈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而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

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飾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嬈。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

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瓷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繫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臘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當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

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后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

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嘗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慙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

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卽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

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尊重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凡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闈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資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鈞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旣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

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遂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探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澤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闕。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

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愾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常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使遣還。吳記其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

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臯。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邈近疾病。輒當首過。一則當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探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

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三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敝。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至。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設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尙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辭。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雨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郗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盃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柏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尙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鈇。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賅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纔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

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瓔瓔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涓。結草爲菴。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濼。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後遭野火。燒其菴。人往視之。見先危坐菴下。不動。火過菴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菴。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菴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菴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給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叩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旣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臯。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卽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

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驛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汞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話。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

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

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繼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

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達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能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無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

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白衣。身體有光輝。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盃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卽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解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

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目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卽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卽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誠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間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梁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麤。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鮮。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筴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卽以鮮至。母食已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鮮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卽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卽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卽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卽扣櫃。所須卽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卽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

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卽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卽見橋互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脚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恆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於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

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念昔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晉書有傳。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瑄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鋸。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鋸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鋸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七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

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布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盞。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卽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

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於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一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儼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卽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著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

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住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恭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宇，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闈，莫有見者。如此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

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爨去。爨泣涕留之不住。爨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惟要一棺器耳。爨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爨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爨。好自愛理。爨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惟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卽止。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蠶。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

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旣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且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旣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惟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我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驪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惟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

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所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盃酒向東南噴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卽遣使

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惟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驪於武昌岡。乃改爲驪岡。在郡西十里也。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管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遠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卽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卽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仕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當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

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翳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爲候。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後年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柴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

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磬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則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道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屨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蠶虵之類，乃斬而燒燔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溼。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

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卽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待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值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饜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著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餘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

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效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焯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尙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盃，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卽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卽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旣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待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羣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

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割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一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械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感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菴。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恭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

霧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閒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齋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

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赦。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旣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卽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卽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

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北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客曰。此無足異也。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

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賣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晝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卽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

水中須與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鈎船。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隱。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且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郭玄

郭澄

許允婦 又見世說新語

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

見婦卽出提裾裙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敬重。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旣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乃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王渾妻鍾 又見世說新語

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姊，擇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之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玄中記

郭 氏名闕

姑獲鳥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名曰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亦飛去，今謂之鬼車。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曰。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也。壽曰。他人以童謠爲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蘆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曰。自新贛而至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禮。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彝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實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罪。於三日內。卿無此泊。慎之。言訖。沒於江。壽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之不祥。可移於遠矣。乃牽舟於上流五百餘步。纜訖。見十餘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本處。植曰。可便詳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壽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於人。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時化遊於洲渚。然亦不甚傷物。卿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於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里。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電光明照。社兒但覺此女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只在簾前。社兒寢室有物突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拏此女去。社兒仆地。絕而復蘇。及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畝。有千萬禽鳥。臨而噪之也。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臥。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

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

王子年拾遺記

王嘉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旣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禹因與之語。神卽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卽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

延娟延娛

周昭王二十年。東歐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沈於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

金薺草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盞。時人未得知是何芬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眎。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歲。姚襄卽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爲蒸薪。七澤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稟天地精靈。不知飲酒者。直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糟。恆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氏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應曰。馬圉老羌。漸染皇教。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者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其地有清泉。其味如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盞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二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爲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雋弟瑤弟濟。號曰三楊。醉羌之驗也。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有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

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鐔。終爲鄙器。上皇卽解腰間七首。以投於罏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爲之晝闇。及乎劍成。殺三牲。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視之。其銘尙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瑯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陵。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儻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得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也。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於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於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

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臯。千年萬歲喜難渝，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日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爲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爲浴湯，宮人以爲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監爲雞鳴於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於天曉，內閣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投於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咸熙中，於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河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尙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

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淵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褻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見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鄜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卽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鴈。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塚間。精靈之偉也。皆生理巧匠於塚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塚裏。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理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錄矣。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

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悅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申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術惑之術。於其指揣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歎水爲霧。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雲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鶴。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

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衍惑。神怪無窮。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旣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

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誣惑生疑。勿復進焉。先生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時君子以甘后爲神智婦人。

石崇婢翾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矯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像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飾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卽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乃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卽退翾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對。

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歛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塵，未足加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華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鋪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稊，稊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稊，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爲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爲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讖遣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趙高

秦王子嬰嘗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絕偉，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闔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邱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翌日乃起。子嬰

既疑趙高。因囚高於咸陽獄。納高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尸於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傳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甞不死之藥。乃至闔海。經十年而還。偕去之人。或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卽令工人依先圖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於輕紗幕中。宛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遠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靈臺。時祀之。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母呪曰。君爲吉祥。勿毒噬我。乃篋而將還。置諸房中。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翻凌雲。以

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街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爲名。及生承名曰鶴承。生昭位至丞相。爲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拾遺名山記（按此記卽拾遺記之第十卷文獻通考別之爲名山記。魏晉小說題曰拾遺名山記。蓋自古已別出單行。今仍分列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也。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剪。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魍魎。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鑌鄒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

與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醺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豔質。與世人殊別。來邀采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崑崙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

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稊。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乘。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此石。有琅玕珍珠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陂。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躑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有鳥。名鴻鵠。色似鴻。行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

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翥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簞。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礪。細如粉。柔風至。葉篠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鬱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恆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恆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恆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萬國之賓。莎羅爲經。莎羅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邱山。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

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錦。扣之片片。則翦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樵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尺。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其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有雙瞳。修眉長耳。淪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邱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燃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焦。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晁昱明粲也。西有人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鳥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

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恆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采食之。

瀛州

瀛州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瓢。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鬘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杼。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有香風冷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嘗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搜神後記

滎陽人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并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開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桃花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漁人姓黃名道真）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姑舒泉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

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吳猛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蟲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比邱尼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巒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常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周同

沛國有一士。姓周名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蒿莢。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

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驚訝。忽不見此道人。

郭璞三則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邱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罌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

歎歔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杜不愆

高平鄒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丙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子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

飢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剡縣民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頌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于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忽開也。于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重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蝦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皆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岸。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如狗嗥。

蓮社高賢傳

無名氏

慧遠法師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寧。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歧。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詣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通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寢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榎栴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

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霧。復製五銘。刻之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象。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爲之謠曰。陶惟劍椎。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恆。道昇。曇詵。道敬。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上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宿。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并欽慕風德。遙致敬禮。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

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常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峯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領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凝滯。後僧伽提婆至，卽請重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卽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釋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卽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桓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于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卽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旣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能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

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爲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運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興。今事旣在己。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并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尙。今便稱雷氏耶。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唸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乃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劉遺民。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

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卽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時至，露骸松林之下，卽嶺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卽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德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諡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諡正覺。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諡圓悟大師。凝寂之塔。（按唐宣宗以下數語，當是後人續增。）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權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

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隨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卽與衆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并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豫領荊州。復辟爲主簿。答曰。棲邱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資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太子建。徵爲中庶子。并不應。妻羅氏亦有尙志。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旣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

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籠雞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穉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餐風二十餘載淵邱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尙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抱朴子

葛洪

著餌石人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甃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

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夜常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爲斥仙人。

馬太守

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明，瞽者即行。于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矣。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也。」

冥祥記

王 琰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

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膝。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峯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譎汝等以實言也。此間恆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遣此人。抱臥其上。赴卽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警。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齋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於塔寺中。懸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卽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

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尙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去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形。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嬌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鴟梟，鴿鷓，捍債者爲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尙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款曲尋問，莫不瞿然，皆卽奉法。

王練

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爲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卽能名之，識其產

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痍變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惟垂哀恕。今無復餘物。時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爲懺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之。乃稍歇。

石長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日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足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

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馬放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恆爲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帚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積進爲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錄。勿謬濫也。主者按錄餘三十年。閣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尸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踏屍面上。因得蘇。法道人山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己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卽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

尋滅。

齊諧記

東陽無疑

董昭之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此蘆。欲取着船頭。船中人罵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甚憐此蟻。船至岸。蟻緣繩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君後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及也。旣悟。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東陽郡吳道宗

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娶婦。會道宗收債不在家。鄰人聞其屋中碎礮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里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臥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子號泣而葬其母如法。朝暝哭臨。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探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其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啗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幽明錄

劉義慶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臠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赭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旣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佩纓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贖老翁等

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卽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卽獺糞。頓覺臭穢。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

劉雋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雋。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俄

見共爭一匏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得壺。因掛閣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雋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雋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

陳良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爲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惱。卿歸。豈能爲我說此耶。良然之。既蘇。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絕。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兩日。卽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疎。時或暫來。輒恚罵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卽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曰。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云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爲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聞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爲棺見取船至有斧鋸聲日既暝聽呼喚舉尸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霄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沒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掃除設牀席待之至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

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遯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笥篋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敍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尙方摩鎧。十指垂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

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人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媾。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甄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尙孺。長必害人。康

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與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祖大笑。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鬻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長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卽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凶。要爲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窘小差。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

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旣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遠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旣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輿。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旂坐褥。玉唾壺。以瑋瑁爲手巾。籠捉白塵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瑋瑁。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旣老悖。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一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病。遂亡。

世說新語

劉義慶

陳仲舉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陳元方兄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王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闢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郝公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飭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鄧攸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非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陳遣

吳郡陳遣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遣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遣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遣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文舉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遂大踈踏。

司馬德操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愴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蔡洪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溫嶠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於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謝太傅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卽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司馬太傅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鄭玄二則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束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

服虔旣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旣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遂相與友善。

向秀莊子注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張憑 又見郭玄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左太沖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郭淮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

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顧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己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阮遙集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

褚公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傅嘏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郝超

郝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於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當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王汝南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儻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

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漢武帝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赦免罪。

桓道恭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皆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有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錦繩，纏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曹娥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壻，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壻，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吾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周處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尙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猷子敬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阮步兵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嶂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周浚妾李氏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婣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王凝之謝夫人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劉伶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吳郡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際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斷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足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袁彥道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祐，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祐。祐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祐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孫皓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荀鳴鶴陸士龍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駭駭。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郝隆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自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參軍危語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旛。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魏武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晉明帝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跡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溫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孫興公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黠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石崇二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王藍田

王藍田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王國寶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

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殷荊州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

王丞相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尙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韓壽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悟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

孫秀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所同歸。乃成其讖。

襄陽耆舊傳

習鑿齒

王逸

後漢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甚奇之。遂輟翰。曾有奇夢。惡之。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死。

黃承彥

黃承彥。高爽開朗。爲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李衡

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

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藁猶在。

龐統

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曰。後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臥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龐德公

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荆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上。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卽來。就公談論。妻子皆奔走。供設。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呼作龐公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藥。因不知所在。從子統。

異苑

朱牙之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興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培。滑澤有臭。遂與董交好。

劉敬叔

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瘡。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東。得虎陰。尚餘暖氣。使兒炙噉。瘡立斷。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豬。牙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作沸湯試澆。此培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卽牙家鬼。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旣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也。

章汎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蘇。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汎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汎與主者。求見救濟。汎卽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汎。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卽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汎共宿。爇接。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卽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先爲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敍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

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爇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汎。生子名曰天賜。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躩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僂。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恆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旣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邱塚中。牛當懸向上。旣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鬪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

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

張春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者。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虵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推逼。鼉自分必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虵是傳通。龜是僕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述異記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隨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賣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

祖沖之

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納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之爲黃耳塚。

雩都縣人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隱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官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旣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遯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鑲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

斑毛經一句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鑱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姊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爲戟所傷創癍尙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可憇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跡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悉薪以燃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燃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齏旦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齏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齏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齏中敗如前王又治齏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破燃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此實入水破若蟹齏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齏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輾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爲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正欲害人自免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於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餽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事祀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間吾願周旋清答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郡亦相隨而返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

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答云。非此閒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却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於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

俗說

沈約

荀介子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學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續齊諧記

吳均

紫荆樹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頽。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鷗梟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

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所招也。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尙書郎摯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尙書郎束皙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爲城陽令。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殺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爲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敍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芒籠首。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一雙漆鼓。搥鼓吏。劉云：搥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

敗籠因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沈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

犀導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薨。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恩。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尙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

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尙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耶。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筵篔。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冷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筵篔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憂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停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歌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筵篔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真誥

陶弘景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卽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敝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

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高僧傳

杯渡

釋慧皎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彼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奉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經營。至中未成。渡云。蹙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殮葬。

之後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覲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往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陸香等渡卽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爾乃詣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杯渡已移靈鷲寺其家杯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馨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

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道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衆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穩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至南州。杯渡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渡遂絕迹矣。都下杯渡往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云。已死在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咒。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旣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

諸情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諸卽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諸家。呂道惠聞人。但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卽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闡誦。師雖異之。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戒具。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樁樁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旣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旣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

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旣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業一隅。未能尅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須城。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山。公晉軍逐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宏通。可時時設食。後日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

有異僧。形色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而出。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特相爲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一處。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戎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勁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謂什父鳩摩炎妻鳩茲王妹。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已。光還中路置軍於山。

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有郭慶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慶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

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莖。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與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博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興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廡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探蓮華。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

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羣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典惠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時謝安殷浩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爲是退而註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旣還剡。徑遊于郡。王故迓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過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殮澗飲。浪志無生。乃註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

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鷓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曇寶爲之作誄焉。

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

永寧寺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椿松柏。扶疎拂檐。翠竹香草。布濩塔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十月而京師遷鄴。

瑤光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曰。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塔。寺北有金墉城。城門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昭儀尼寺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閹官嫠婦。口馬鳴呵者。莫非英門之養息也。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寺南有宜壽里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暉遂捨宅爲光明寺。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窗。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道。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縑流。從無此也。

白馬寺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

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并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

法雲寺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并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塗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苦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旣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罌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卽迎入。帝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具。帝怒。遣推檢其所。關吏啓云。誌久出。有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

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束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註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句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往來與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卽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謂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尙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更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

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文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風墨。誌忽問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二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常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闔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歷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干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員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卽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藥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問。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叫黃頭。誌公忽云。阿誰喚我。卽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

我。不久亦當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於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子。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旣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

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戊戌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磚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

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高陽王雍

高陽王寺。後魏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清陽門外數里。御道西。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宮。白壁丹檻。窈窕連互。飛簷華宇。膠葛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鏡吹響發。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而絲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慙。惡衣糲食。常無肉味。止有萋茹菲苴。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此爲譏罵。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箏篴。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衙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士康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箏篴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爲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么鳳之曲焉。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

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簫。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修。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擎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歎惋。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諭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羨歎。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宇。壽邱里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

李延實

後魏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

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墮。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磚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磚之義起在于此也。」

還冤記

顏之推

杜伯

杜伯名曰恆，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不聽。杜伯既死，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爲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爲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爲左，祝爲右，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公孫聖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慚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

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惺及妃。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誣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嬖。使絕其命。昔渤海王惺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惺。皆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氏及渤海無辜之狀。並請改葬。以安冤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王恠

漢時有王恠。字少林。爲都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恠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恠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前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恠旦收游徼。詰問卽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錄。

王濟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卽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于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于吉

漢孫策旣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改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夏侯玄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旣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攸爲齊王。繼景王後。攸子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泣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寃得申故也。

王陵

司馬宣王功德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疆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至陵。自知勢

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陵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而日見逵來。并陵爲祟。因呼陵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孫元弼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佩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而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脛。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驚。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擗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羊聃

晉時羊聃。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

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聘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讎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聘兄子賁。先尙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聘之甥也。苦以爲請。于是司徒王遵啓聘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聘生命。以慰太妃涓陽之恩。于是除名爲民。少時聘病恆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諸葛元崇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遠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溼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且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揚都。

孔基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憑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尙不同。基屢言之。

於敝。此兒常有忿恚。敝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贖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兄弟無後。

苻永固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卽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爲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卽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爲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卽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卽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卽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卽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卽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宸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牧牛寺僧主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

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于寺。殺之。毅便嘆吐。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太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於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癩。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張稗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隣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

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卻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歿。

徐鐵臼

宋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俄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於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鱗。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呂慶祖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其知其既還。

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哇疇不理。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我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卽焚教子。并其二息。

曇摩讖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怯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元徽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章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卽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款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砸其足。鞭捶殺之。

支法存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髹毚。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恆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

弘氏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齋財貨。往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椽。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乃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隨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及一年。零落皆盡。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

朱貞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者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答曰。此於理無爽。何謂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來。獻便遇客共飲。頗醉。遂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束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頓束

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爲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固同灰土。儻有讖誓。必報之。貞于市始當命絕。而獻已見其來。自爾之後。時時恆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張門下。其婦于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虞隲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得免。

韋戴

陳武帝霸先。旣害梁大司空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戴。黃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曰。士感知己。本爲王公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刑白馬爲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卽位。遣戴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戴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

舊小說乙集目錄

乙集目錄

靈應傳 孫揆

洛神傳 闕名

吳保安傳 許棠

鄭德璘傳 薛瑩

李章武傳 李景亮

趙合傳 闕名

杜子春傳 鄭懷古

裴仙先別傳 闕名

少室仙姝傳 闕名

袁氏傳 顧寬

李林甫外傳 闕名

蚩蜉傳 闕名

甘棠靈會錄 闕名

鄴侯外傳 闕名

玉壺記 闕名

姚生傳 闕名

唐暉手記 唐暉

李衛公別傳 闕名

齊推女傳 闕名

魚服記 闕名

聶隱娘傳 闕名

袁天綱外傳 闕名

蔣子文傳 羅鄴

睦仁舊傳 陳鴻

韋鮑二生傳 闕名

薛昭傳 闕名

烏將軍記 闕名

柳參軍傳 李朝威

人虎傳 李景亮

馬自然傳 闕名

寶應錄 闕名

白蛇記 闕名

巴西侯傳 闕名

求心錄 闕名

知命錄 闕名

山莊夜怪錄 闕名

五真記 闕名

小金傳 闕名

迷樓記 韓偓

海山記 韓偓

開河記 韓偓

負苓者傳 王續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虬髯客傳 張說

東城老父傳 陳鴻

馮燕傳 沈亞之

李紳傳 沈亞之

高力士傳 郭湜

陶峴傳 沈既濟

任氏傳 沈既濟

申宗傳 孫頤

梅妃傳 曹鄴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李娃傳 白行簡

三夢記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非煙傳 皇甫枚

楊州夢記 于鄴

妙女傳 顧非熊

冥音錄 朱慶餘

離魂記 陳元祐

太湖石記 白居易

枕中記 李泌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毛穎傳 韓愈

李赤傳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河間婦傳 柳宗元

宋清傳 柳宗元

會真記 元稹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齊魯二生 李商隱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宜都內人李商隱

拾甲子年事羅隱

說石烈士羅隱

蘭亭始末記何延之

楊烈婦傳李翱

高愍女碑李翱

書何易于孫樵

竇烈女傳杜牧

南柯記李公佐

白猿傳無名氏

獵狐記孫恂

容成侯傳司空圖

鬼塚志一則 褚遂良

小說舊聞記一則 柳公權

常侍言旨一則 柳程

龍城錄五則 柳宗元

嶺表錄異 三則 劉恂

教坊記 一則 崔令欽

李蕃吹笛記 一則 楊巨源

次柳氏舊聞 八則 李德裕

異疾志 三則 段成式

諾皋記 八則 段成式

支諾皋 三則 段成式

夜叉傳 三則 段成式

酉陽雜俎 四十四則 段成式

夢遊錄 四則 任蕃

仙吏傳 二則 太上隱者

英雄傳 二則 雍陶

神女傳 三則 孫頤

幻異志 三則 孫頤

雷民傳 一則 沈既濟

玄怪錄 十七則 牛僧孺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續玄怪錄 十九則 李復言

聞奇錄 六則 于逖

靈應錄 二則 于逖

幻影傳 二則 薛昭

幻戲志 二則 蔣防

再生記 五則 閻選

尸媚傳 二則 張詵

奇鬼傳 一則 杜青萇

才鬼記 五則 鄭哲

妖妄傳 二則 朱希濟

靈鬼志 六則 常沂

靈怪錄 四則 牛嶠

梁四公記 一則 梁載言一作張說

樂府雜錄 一則 段安節

博異記 四十則 鄭懷古

集異記 四十六則 薛用弱

松窗雜錄 二則 李潛

北里志 十三則 孫榮

通幽記 十四則 陳劭

傳奇 十三則 裴鏘

廣異記 一百三十三則 載君等

原化記 二十三則 皇甫氏

紀聞 四十一則 牛肅

宣室志 八十三則 張讀

逸史 四十一則 盧子

劇談錄 十六則 康駢

朝野僉載 四十七則 張鷟

前定錄 四十則 鍾輅

河東記 十八則 闕名

乾癘子 十七則 溫庭筠

定命錄 十七則 呂道生

三水小牘 十五則 皇甫枚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法苑珠林二十四則 釋道世

譚賓錄十一則 闕名

杜陽雜編十三則 蘇鶚

雲溪友議十八則 范攄

異聞集九則 闕名

原仙記三則 闕名

詳異記一則 闕名

本事詩十四則 孟榮

啓顏錄十六則 侯白

幽間鼓吹五則 張固

大唐奇事四則 馬總

會昌解頤錄九則 包潛

大唐新語七則 劉肅

仙傳拾遺二十五則 闕名

玉泉子九則 盧仝

廣古今五行記六則 闕名

- 瀟湘錄二十五則 李隱
 開天傳信記九則 鄭棨
 靈異記三則 闕名
 明皇雜錄十七則 鄭處誨
 十二真君傳二則 闕名
 志怪三則 陸勳
 八朝窮怪錄四則 闕名
 王氏見聞十五則 闕名
 冥報記七則 唐臨
 甘澤謠三則 袁郊
 戎幕閒談八則 章綯
 女仙傳三則 闕名
 續定命錄四則 溫畬
 桂苑叢談五則 馮翊
 御史臺記十一則 韓琬
 因話錄四則 趙璘

舊小說 三 乙集目錄

南楚新聞 五則 尉遲樞

羯鼓錄 四則 南卓

辨疑志 四則 陸長源

水經 一則 闕名

陰德傳 二則 闕名

報應錄 二則 闕名

異聞錄 一則 闕名

舊小說

乙集一 唐

靈應傳

孫 揆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兼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禳禱。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胙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塔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許。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塔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寃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塔相見。寶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鬢。若有憂戚之貌。寶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榮螯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填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輶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月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

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敝。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髭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披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華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害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涸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惘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

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塔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自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恟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旣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亦再拜。升自西塔。見紅妝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

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塔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嫠。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差敵。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怵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潰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

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壓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鷄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籠立。洎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警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洛神傳

闕名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敍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鬢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鵠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於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脾，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問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吳保安傳 又見記聞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

親想觀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安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番。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

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

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鑰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鑰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鄭德璘傳

薛 登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艤賈。草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草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檣。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

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以告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尙在。德璘驟喜。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鸞菱茨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李章武傳 又見才鬼記

李景亮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卽之溫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敍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一端。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齋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旣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闐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

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歡。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菹食物。方將具榻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將見會。恐生怪佈。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

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鞞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問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羣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旣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閒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纔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趙合傳

闕名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砂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黨羌所虜。至此。搗殺。刳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卽某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尙有感激。我李文悅尙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太陰稍晦。卽聞城之四隅。多有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邪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

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尙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墜。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旣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感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杜子春傳 又見續玄怪錄

鄭還古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旣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于倡樓。

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旣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旣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十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旅襯，恩者麗之，讎者復之。旣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遣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擊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擊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座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刀叉四面迍迕。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塔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確搗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尙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

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裴仙先別傳

闕名

工部尙書裴仙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仙先廢爲民。遷嶺外。仙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仙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仙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爲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計。能用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仙先猶反顧曰。陛下探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仙先至百。長隸濃州。仙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仙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仙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

人盧氏女。生男愿。盧氏卒。仙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仙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仙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仙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仙先因而致富。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置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仙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隱。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啟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旣下。仙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仙先入胡。仙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束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仙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牛囊駝八十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足。曳屣超乘者半。有千里馬二。仙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旣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旣明。候者言仙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誠追者曰。舍仙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仙先於塞。仙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仙先及妻與囊駝。將至都護所。旣至。械繫。穿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仙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鑲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仙先得免。乃歸鄉里。及

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仙先乃出。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爲工部尙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少室仙妹傳

闕名

寶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悞日時也。書堂之畔。景象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凝埃晝闐。煙鎖簞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蘂蔓衣牆。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視一仙妹。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濯豔。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嘯於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旣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神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經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妹曰。某昨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旣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

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歛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峙。自矜孤寢。轉憊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薜蘿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特賴韶顏。須與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尙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腫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檳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尙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駟出戶珠翠響。空冷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鑱。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

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慧。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鑲。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袁氏傳 又見傳奇

顧 篋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闕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豔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頓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豔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縉。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治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攜衾綃。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

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奈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尙以爲不可，况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攜密室，必觀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旣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兩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莖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

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鬢。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惶。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於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李林甫外傳

闕名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尙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鞠。略無休日。旣憊。捨驢。以兩手反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

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咄，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敍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廕敍，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願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己，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於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卻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慙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搥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尙有

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遺。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臥。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卻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蚩蟬傳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

闕名

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羆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攜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涓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鈎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匏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燕。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蚩蚩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旣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蠶虹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蚩蚩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

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己。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蠻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况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兩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卽拜蠶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軻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止。於是軻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

蒙聖澤傍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効伯禹亦非素志。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羣臣皆拜舞稱賀。曰。啟鄰國之慶也。鬻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鬻飛曰。大王逼脅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楊。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甘棠靈會錄

闕名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淒淒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入。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墩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北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聳轡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溢路歧。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

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旣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憇馬甘棠館亭。於西檻偶見詩人題一章。駐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關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喚主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歎歎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烏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間垂光影照滂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尙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瀦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少髮鬚者詩云。新荆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岩谷。逡巡鬼車怪鴉。相率啾唧。哀猿老狸。次第鳴

叫頃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曰。昨夜三使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傷涯鍊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鄴侯外傳

闕名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尙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旣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媿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倣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之至宅。令其子均。埇相若師友。

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禪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日。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齋。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齋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

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槁葉所藉。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

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祕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待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郃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種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恆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珊有聲。時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卻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隨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表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醑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

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辭。歌此二章。於是龍輶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煬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與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洩句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入竇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

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蒹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岱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玉壺記

闕名

元和初。有元胤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二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嘩。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欵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鬣。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忽見天王尊像。瑩然於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遂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

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鬢不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鬢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朱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妝豔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於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問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覓。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繳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

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卽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啟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條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卻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姚生傳

闕名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鷲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夏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臥，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摺筮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慚，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梭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榻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駟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

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殺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妹廢業。捶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旣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尙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旣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旣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唐暉手記 又見通幽記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暄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暄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暄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暄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得一見卿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暄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暄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卽暄之亡女也。暄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暄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暄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暄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里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暄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暄卽如言笑謂

暄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暄甚悲怆。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暄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暄卽命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暄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暄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暄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暄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暄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銀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棋中。無人知處。暄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暄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暄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暄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暄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暄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暄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暄聞慄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暄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

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暝含涕言敝。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暝訣別。暝修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暝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暝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暝爲念。暝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見。暝手記。

李衛公別傳

闕名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寄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旣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褥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不可辭。

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塔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韉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蹄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空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邪。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私念我獵徒。以鬪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

矣。

齊推女傳 又見玄怪錄

闕名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百倍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訃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

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鵝鷄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尙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於牀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

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鬪里鬧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峨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啓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算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卽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餈。卽於齊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旣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尙瘞舊房。宜飛書葬。

之。到卽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闕。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魚服記 又見續玄怪錄

闕名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二十日矣。爲我覷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弈棋。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唱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旣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旣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靜。秋

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尙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鱸罟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弈棋。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自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

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繯。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聶隱娘傳 又見傳奇

闕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獠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非若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跽，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上，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袁天綱外傳 又見定命錄

闕名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瓊。梁州司倉。祖嵩。周使歷韃。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寶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脈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自誠。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轅。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

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執素美。當與薜蘿疎。旣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勅追詣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當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勅至。放

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於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絨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潛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擇。天綱曰：此無貴婿。惟

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濤。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蔣子文傳

羅鄴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健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

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旣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旣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旣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

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忽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眭仁蓍傳

陳鴻

唐眭仁蓍。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蓍而不言。後數見之。終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蓍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蓍卽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名成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蓍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蓍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蓍行。有事令先報之。卽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恆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蓍於家教文本。仁蓍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旣貴重。不能

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蓀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蓀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蓀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蓀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蓀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眭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蓀遇病不甚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適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蓀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眭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大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蓀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蓀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州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蓀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蓀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蓀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蓀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蓀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蓀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蓀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蓀曰：常

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蓓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蓓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縣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蓓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蓓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蓓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蓓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卽去。仁蓓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蓓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韋鮑二生傳

闕名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雙鬢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

關。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馭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於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如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下遠，尙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尙有棲棲於巖

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墮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於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於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州府貢之於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墮古之大體。況予乃愬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於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綠鬢。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人。因夜直宿。因有爲母復仇殺人者。

闕名

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於海康。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鑑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陸。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帖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聞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舍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

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卽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籙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媛所忌。毒而之死。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悟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明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烏將軍記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

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爲僕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會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也。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

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眞神明也。神固無豬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鑿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餞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鑠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在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柳參軍傳 又見靈鬼志及乾闥子

李朝威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卽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於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尙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賚看園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

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箏篴。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箏篴。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於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人虎傳 又見宣室志

李景亮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某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斂於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

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尙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從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徵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則有班毛生焉，心甚異之。旣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尙不忍攫生物食也。旣久，饑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饑益甚。

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尙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饑難堪。不幸搪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饑。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旣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據吾憤也。

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尙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旣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願與子訣。敍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贈贈之禮，計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馬自然傳 又見續仙傳

闕名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響溪，經日方出，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

後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蠶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卽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喫之。遂化成真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獅子。亦以水喫化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

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婺州。發性尙奇異。乃徒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苦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

於東川謂人我仙官也。敕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寶應錄 又見杜陽雜編

闕名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眞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眞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眞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眞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眞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眞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白衣。引眞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阜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眞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天子。復謂眞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眞如。已而復令阜衣者送之。翌日眞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眞如。欲以王法加之。眞如曰。主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

粒自生。無異雕鑄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於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僉至。恆白於僉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僉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僉進達。若何。圓悟而止。僉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廠。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瑄所居。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白蛇記

闕名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服。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貨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羸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翬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尙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

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惚。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懼。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阜。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容姿宛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隸。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奉迎耳。車子旣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豔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已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巴西侯傳

吳郡張鈺。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

闕名

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鋌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鋌卽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旣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旣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巖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鋌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旣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旣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鋌曰。吾今尙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鋌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鋌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

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鋌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於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鋌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求心錄又見宣室志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脈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旣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旣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

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諠。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體身。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知命錄

闕名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旣臥。見二人白衣執

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摔之者，拽倒者，柎枷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部分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牀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禮獄者，付鑛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常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況成名尙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卽歸，得不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塔，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闌，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忍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旣言情不得，下塔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

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鳴鳴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抽瓦拆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於穴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縛囚。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旣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旣舍此身。只合更受男

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塔。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於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爲。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山莊夜怪錄 又見傳奇寄菌作寄菌

闕名

大中年有甯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墜。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菌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蓽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鞬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卽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詠。俄聞人叩關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班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定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觀碁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茵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卽不如茵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鵠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躡。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躡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茵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

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五真記又見續玄怪錄

闕名

楊敬真。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拜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邕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

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尙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憮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閒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

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小金傳

闕名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以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

以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朗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裏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餛飩。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餛飩。以兩手據地。合面於餛飩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餛飩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爲問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闔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

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崙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尙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崙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迷樓記

韓偓

楊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

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於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倭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

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嚳。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祕洞扃仙丹。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

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人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踊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塗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

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乃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

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漫。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虬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

邊禁園中。斜日緩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旣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倭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

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卽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恆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刳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可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旣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匆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况天子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

(乃王離浸城處)迺遷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略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俛道。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邱。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邱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羣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

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撻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撻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撻擘而食之，謂曰：合酥，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值。寧陵下馬村。

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答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州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

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又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白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

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穎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絲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獲其蔭，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旣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旣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少

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曲屈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不卽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羊豕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負苓者傳

王續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

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名。姓。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卽承居。爲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卽其家僂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現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容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羆囊。馳者。靴袴一。往來爲鉤。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

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色。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旣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虬髯客傳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間。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

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弈，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

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倖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指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知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官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

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幢。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

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訴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自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值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班。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踰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庸調繒布。駕轉連軌。盆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

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大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廛間。有人釀病法用阜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盧。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韠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元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畏冷。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

且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叙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眞古豪矣。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卽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怒甚。錡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所在。誠得死在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

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高力士傳

郭湜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具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

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恆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夫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兪。與黨銅之獄。楊斐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斲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

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二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勦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輸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鬪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搆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尙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比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尙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運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宏通。此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後至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蔣僞敕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虢潞。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司。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怵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

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尙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敕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談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旣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般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

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襯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國輔。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

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陶峴傳又見甘澤謠

沈既濟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璧。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

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住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任氏傳

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崆。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崆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崆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崆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

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蹰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隕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崙。崙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警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飛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崙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雜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崙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崙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崙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

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崂迎問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崂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崂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崂之內妹。崂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崂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崂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崂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崂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崂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崂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崂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崂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崂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崂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慳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至是。崂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崂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崂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崂日與之游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崂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崂曰。幸甚。廛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崂常悅之。因問任氏。

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崙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游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崙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崙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崙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崙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崙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借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皆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旣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是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於崙。崙將買金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其欲。張大見之，驚謂崙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

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游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崆資助。崆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崆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崆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皋。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而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為記。迴觀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崆見之喜。迎問曰。任氏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崆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為犬所害。崆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崆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崆悲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申宗傳

孫 頌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遁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

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箠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味。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迴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卽可矣。壽有禡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徒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馴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巖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轍。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元國來。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游。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見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旣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

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卑賤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節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幘。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卽君身也。占者又云。吾生前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因吐珠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失叟所在。

梅妃傳

曹鄴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孟翦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

脫綴綴竟常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敍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綠。苦寂寞於薰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游。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敍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

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林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閎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曾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也。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常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忤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蛄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

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紅線傳又見甘澤謠及劍俠傳

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闌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

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鎖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斲而禪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吟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劉無雙傳

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母舅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

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鑱却大門，鑱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鑱，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啟夏門，門亦鑱，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刀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惟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

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將？」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衙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汝於東北舍關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關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

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篋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霍小玉傳

蔣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濃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南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潛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鑰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諒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

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紗。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陳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

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遣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會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鬢。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遣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

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不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角。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中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旣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備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

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纏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吒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醬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旣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李娃傳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過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耍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眊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宅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敍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

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之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酌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

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悲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悒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纒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其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顛顛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

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乘翼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執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蓋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蜚壤窟室。晝則周游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

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旣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迄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資。不啻值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隅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于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

到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舊小說

乙集二 唐

三夢記

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鼻。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適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句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醮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章臺柳傳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贖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生坐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尙豈宜以濯滄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佇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嚮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

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馱牛駕輜轔。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日。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磷磷。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姪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條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

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非烟傳

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麓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

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欄。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贖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速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

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冥，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陰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謔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窆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揚州夢記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

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羅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遠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娼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

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天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旣卽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旣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咤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咤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臟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千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敝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卽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敝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卽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卽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

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卽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卽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俯首笑。久之言卻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卽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床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冥音錄

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娼家。生二女。旣孤且幼。孀母

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茵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中。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道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斛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水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斛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卽飛毬。

舞蓋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撻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離魂記

陳元祐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二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

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三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遊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劄，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陸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罅，若欲雲歎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岬靈靈，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覩鏤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

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枕中記 又見異聞集

李泌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盜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敗死。河湟震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

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儻儻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儻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儻萬年尉。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溢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讌冀無妄。期於有喜。其夕。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慚然。

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妖。地反物爲災。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柏。發洪飲湧。下注淮瀆。平濶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蟲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於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臺爲河海。瞻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洲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伾。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率薪撻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斂邑之悍。褻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於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於水次。將健丁壯。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颿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邱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淮陽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間。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

訴曰。佞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佞之罪也。厲聲正色。阡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耗。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不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有。可異者。惟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抑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己。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剪。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楮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廛市。告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麗。端衢四達。廊宇雙峙。雙關雲聳。瓊臺中天。卽公之新惠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卽盛。遇賢卽退。故劉琨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卽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絀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卽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喻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記之。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爨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宴

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讎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其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踰。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議論。泄露密旨。上繇是疏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盡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頓。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革氏之先。出本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蹟。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末者。卽其後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鮑。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游者。有姻焉。問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更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搗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勦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讎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讎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讎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對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釐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媿媿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仰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河間婦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尨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旣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人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以飲食觀遊。非禮甚矣。何以師爲。新婦不足辱也。姑不聽。強之。河間俛隤登車。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祠。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使奚官先辟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效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效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鸞障。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

罵且笑之。河間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己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其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友大悶。不得已。留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甚。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怛怛。恆若危柱之弦。夫入。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闢門。召所淫者。僕逐爲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爲酒壚。西南陔。己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懣懣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耳蹙頰。皆不欲道之。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修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一作沒）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以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

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剪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會真記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

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鬢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

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

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敝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

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斂行彩鳳。羅幘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達闌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霧縠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

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鉅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闈之玩耶？苟信

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齊魯二生

李商隱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曉更與其徒。畜牝馬草贏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鈔道。常就迴遠坑谷無慮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月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樹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廢舉。買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醴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

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鍵。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叉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匄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李商隱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主事。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

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豫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詳，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以編簡。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案驗。吏閱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冑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者。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禊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美勁健。絕代特出。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甥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籬籠。受一石餘。而五籬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蒼以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居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尙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與弟子辯才。辯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弈書畫。皆臻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常於寢房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此書在辯才處。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贖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禪師喪後。游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

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尙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于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旣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窠。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長若葉空飄。妍媸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曰。檀越間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是者數次。於是詩酒爲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先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搗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際。親付於吾。付授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

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搗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檻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一物在此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慤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回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須見及才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作別辯才聞語哽絕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餅一瑪瑙椀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以其年毫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用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悸病不能強飯惟歡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搗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搗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命太宗曰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搗在者一本尙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將軍時隨牒適越汎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

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流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三年。素師已年九十三。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之永明。溫起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修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逾筆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尋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司宣敕。內出絹三十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恩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旣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

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偏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偏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疇囚，章女

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予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問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

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間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性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旣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敍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

希烈婦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太和元年。子客游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尙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南柯記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榻褥。簾幃肴

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今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沒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膺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間。爭於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故

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觀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旣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汝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

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轡。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噴咽。鐘鼓誼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柴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

生修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惘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謔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從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殿臺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枳。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暎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丈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

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白猿傳

無名氏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同守之。是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深凌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

其妻繡履一隻。雖爲雨侵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緆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幘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屏。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從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驕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級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及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嘻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裕。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鬪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也。蓮塘識

獵狐記

孫 恂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

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置罕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尙有尊於我子者乎。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旣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翫者走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介紹於張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瞻辭。不覺前席。自是月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儼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鄒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韞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巨。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闈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旣慘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闈曰。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

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樂櫺宏敞。帷幙鮮華。張銀鏡。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遭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睽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謹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惟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諄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啓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偃

僂走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諠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道。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穀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宜羅罾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污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謙爲余言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尙方輪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蹟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

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於權戚中。或嫵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旣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尙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鬼塚志

褚遂良

司馬遷妾

永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予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

小說舊聞記

柳公權

王鐸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尙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一日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於若而相迫邪。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捨龜壽。萬死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閣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宏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瓌隸。尙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常侍言旨

柳 瑗

張說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老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此宅氣候。忽然索寞。其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填

之。猶人有瘡。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均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均長流。

龍城錄

柳宗元

神堯皇帝破龍門城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嘗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條忽不見。頃疾風如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魏。但聞清香靄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

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泊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函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元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邱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頔。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坼帷裂幙。時已三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闥中。但聞勸酌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問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陟險。回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旣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習習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煬帝靡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嶺表錄異

不乃羹

劉恂

交趾之人。重不乃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觥銀杓。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卽斟一杓。內觥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溫媪

溫媪者。卽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爲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筐中。不數日。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媪嘗濯浣於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於媪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媪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卽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遂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於西岸矣。

周遇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泛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遂巡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狄。又到夜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夜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夜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夜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夜叉。卽昇拽朋嘯而遁。旣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夜叉畏弩。亦不復至。

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卽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見果。採得三四十枚。以歸。分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食之。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似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箋。其紙慢而弱。沾水卽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教坊記

崔令欽

筋斗裴承恩妹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人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瑛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李謩吹笛記

楊巨源

許雲封 又見甘澤謠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歎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終。必撫背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邱。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笛。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爲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

其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笛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且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鑿。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元宗二則

元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元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獨構火殿中。煑未及熟。怠而假寢。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元宗起視。異之。復下火。又投一劑。煑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煑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元宗以告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王恩澤莫能及。肅宗之與說子均。均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元宗初卽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

視殿宇不顧。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登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甚卑。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任相之道焉。

張果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星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二卮。醺然如醉。顧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齧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傅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乃信其不誣。

僧無畏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早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以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病。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

令徹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咒水。須臾有若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旣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橋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卽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寺今見在。

肅宗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搆。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及上至。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曰。無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民間女子。願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人間囂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甃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贈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以劍抉而入。抉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

於燭下則若有綆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媪叩頭具服。上睨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興慶宮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卽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於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中歌舞。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特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濟然淚出。顧侍者曰：誰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黃幡綽

元宗遽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亦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毀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至塔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

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蕭嵩

蕭嵩爲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殞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且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終始。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

異疾志

段成式

王布女

永貞年。東市富民王布。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根細如麻縷。長寸許。觸之痛入骨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瘥。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異其賢聖也。約僧去五六里。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

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贖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句容佐史又見廣異記

句容縣佐史能啖鱸至數十斤恆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飽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鱸所鱸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命小吏持往揚州賣之高舉其價冀有識者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人求買初起一千累增至三百貫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刁俊朝妻又見續玄怪錄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有癭初微若雛卵漸巨如三四升餅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多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烟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不忍妻聞之謂其夫曰吾此疾誠可憎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猿跳躍而去卽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猿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

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覆之以求食。昨日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螭鱗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于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黃冠因嚙喉高歌。又爲絲袍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旣而辭去。莫知所謂。時大定中也。

諾皋記

段成式

按諾皋記卽酉陽雜俎第十四十五卷柯古殆亦別出單行。今依甲集名山拾遺記例分刊之。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線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線。謁王。線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線。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線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線。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線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王。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杜林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龜（一曰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妾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於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長鬚國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一作日波）鳥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

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賈相公

賈相公隴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

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汝州村人女

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物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僧智圓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

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忽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高聲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懷中刀流血死矣。僧惘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阜衣褐襍。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斂索而獲。卽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邱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二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室。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敍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支諾皋

段成式

辛祕 又見酉陽雜俎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昏。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尙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王申 又見酉陽雜俎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

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釐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貫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囁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李固言又見酉陽雜俎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時。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詣諸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泊相國崔鄆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婿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夜叉傳

段成式

哥舒翰 又見通幽記

哥舒翰少有志氣。居長安。交游豪俠。有愛妾裴六娘者。容範曠代。翰悅之。居無何。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迴。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他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繡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襯。鋸牙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舁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藉。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拿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顯達。

江南吳生 又見宣室志

江南吳生者。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出宰於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得實。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

散髮袒肱。目眚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杜萬 又見廣異記

杜萬員外。其兄某。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盛夏無殯殮。權以葦蓆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斂。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尚存。某歎其至深。而爲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旁復有一子。狀類羅刹。極呼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爲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卽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尙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以兒相示。船行既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刹。解人語。大歷中。母子並存。

酉陽雜俎

段成式

裴航

同州司馬裴航。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曉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邪。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

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惟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干胡盧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盧生初無難。易開。襪取一石合。大若兩指。受針刺臂。滴血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復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蕪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襖物。大如合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誠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襖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處。裴壽至九十七。

龜茲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

孝憶國

孝憶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褻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兵一萬。不尙商販。自稱孝憶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續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卽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爲食。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卓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渾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北。若水則火。父病且死。欲葬於高陵之處。矯語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盛弘之荊州記云。

固城臨泃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王舜。泃北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俱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渚。下磧上。俱子曰。我由來不取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鷓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揖之。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鷓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爲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鬼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

趙懷正

泃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致。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質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

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其模似預曾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闊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級針。親見其說。

染牡丹花

唐朝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尙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齋紫鑿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緣。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公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卽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

周五百餘步。

辟塵巾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甲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之外縣去州二百餘里高方令綱身勘甲甲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間解之座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甲曰余嘗遊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甲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謂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尙書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甫請避左右言某於新羅獲巾子可辟塵欲獻此贖甲卽於懷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清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甲之性命恐足疇也皇甫請試之翼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早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驕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尙書獨不露塵盆豈遭逢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故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尙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甫卽於巾上抽與之針色如金監軍乃劄巾試之驟於塵中唯身及馬驥尾無塵高與監軍旦具禮往謁將請其道霎一夕忽失所在

趙業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空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久

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婿賈奔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石黑。高數丈。廳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奔。因與辨對。奔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奔。鼓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奔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他襟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芎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巨天。候焰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僊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鑒。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有如琴者。長四尺九弦。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弦。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項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辭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可尋此行。勿反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該悉。

郝惟諒

荊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鬪。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踘角力。醉臥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紐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請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大和中戍邊不返。妾遭疫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襯。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於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墜石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在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嘗入山採藥。暴風雨。避於橙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晴朗。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其上平齊如削。中有竅。其下漸闊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無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旣至。執手曰。貧道己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守宮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布策杖。

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墜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嚙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騷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盡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再端

忠州墊江縣吏再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垵相次。每垵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

觸穢罽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

鄭仁本表弟

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夔。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鼯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一襍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爲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卽一數。因開襍。有斤鑿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歧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痲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遂徑往南李村。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著黃齋帖。見追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卽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合託生。一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

刀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段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齧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

若猿猱。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恐懼不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孟纔寐。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頃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下。至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貲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及明。但空鞍失張所在。騎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唯一隻履在傍。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誠夜食。必須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嘗持念。溺於遊覽。不復應舉。

國子監生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嘗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鬚髻頭長二尺餘。滿頸碎光如星。熒熒可惡。戲弄筆

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黏粟百餘粒。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蟹者而鰓。其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對作戲。染藍涅阜。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出手。燈影下。大言曰。乞一錢。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釘界繩。印手勅劍。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劍。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矩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代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得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都。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

權同休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野人。顧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

甘草。顧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麤沙數坏。授已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子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喫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慙謝。顧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顧者曰。子固異人。有少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不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顧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擻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剝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

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肝胎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躡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韓滉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憚。若彊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姦也。

范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綴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柳城 又見幻影傳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睹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甯采觀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爲花柳之遊競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競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肩方合忽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內勿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卽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顧從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領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錠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

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之爲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

崔汾

灃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蔌蔌。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儻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捽拽批捩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縲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

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繡襦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是其神也。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劖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關記，反手指其劖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劖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韋陟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旣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旣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尙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度日懶爲一言，其於饌羞尤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寧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囑上訴。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轉。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爲坊市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

盧山人

唐寶歷中。荊州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汭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蒼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常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

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簣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糶。傲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搬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遠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卿言盧卿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一行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

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常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鱸數朶，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櫟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櫟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摔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鱸。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于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游讌。復不得預。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爲一說。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觀之大駭。乃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翟乾祐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羣虎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灰袋

蜀有道士伴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爐。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道齋。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

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李秀才 又見幻影傳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龕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額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也。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繆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

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域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

夢遊錄

任蕃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敍。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期。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午函。其夕成婚。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獨孤遐叔 又見河東記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郫縣西，去城尙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旣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

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楸。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沈亞之 又見異聞集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囊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

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墜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洗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爲祝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磴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髀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願此聲少善。願沈郎

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又見纂異記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少年。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飭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喫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闕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仙吏傳

太上隱者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斲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於詮正。謬僞。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

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及梁武帝受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龜。豈可致耶。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候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尙書。爲御史。唐實所構。貶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尙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尙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諡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諡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

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遠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英雄傳

雍陶

于頔又見雲溪友議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傲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

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韓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裴度又見玉堂閒話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逆還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當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

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

神女傳

孫頤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媚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卽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閒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鷺。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

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張女郎 又見異聞錄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於是大女郎彈箏篴。小女郎

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敍衷款。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值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轔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

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篇未有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又見河東記

孫 頤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厚。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旣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噴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之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授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木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閉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蹄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

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感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豬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拐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

殺之。

胡媚兒又見河東記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雷民傳

沈旣濟

李鄴

唐李鄴。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卽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

介山上有雲氣如窰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視其推案。

玄怪錄一名幽怪錄

牛僧孺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爲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共頓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卽當府秀才也。遂啓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蝸兒也有四五箇客。蝸兒卽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牀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威污螻。敍寒溫訖。揖客由阼階坐曰。污螻忝以本州鄉試得與足下同聲。青霄良會。殊是忻願。卽命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諠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污螻。實譏其姓。衆皆撫手大笑。以爲得言。及至污螻。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爲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慚其辨捷。羅巡又問君聲推之事。足得自比雲龍。何主名之自貶耶。污螻曰。僕久從賓興。多爲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尺蠖於汚池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爲不載。污螻曰。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旣而蝸兒舉方丈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閣徹燭。連榻而寢。遲明。敍別。恨恨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污螻。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池。

邊有大蠟。長數尺。又有蝨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卽有老父鬢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夫雖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異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爲麻大。庭俊卽謝不敏。與之偕行。遶堂西隅。遇見二門。門啓。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卽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使請爲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去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爲一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苜蓿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庭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馬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馮煖在。今希廁下賓。且耶麻大相顧笑曰。何得相譏。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膳肴饌。引滿數十巡。主人至。覓庭俊不見。使人叫喚之。庭俊應曰。唯。而館宇已非。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廁屋。

下。傍有大蒼蠅。禿掃帚而已。庭俊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發矣。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爲陽道錄事。我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卽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衣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使者曰。府

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卽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慎其中。負之出。竟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寫出。挾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鬚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寘無閒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蕞。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卽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卽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蕞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閒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卽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卽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卽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

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也。請依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卽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卽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歛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僂乃鄰字也。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閒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綵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隣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綵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鬪花觴。白琉璃盞。醪醑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錄。一女郎爲明府舉觴。酌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紮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

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爲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彼罰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下坐。使說令。翠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眄。爲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嚏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日拾得翠釵數隻。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顧搃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搃。性昏憒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搃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搃曰。敝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間。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

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摠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盈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嗜。詩曰。在漢繩綱渚。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摠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旣是摠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摠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摠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旣而王粲徐幹與摠殷勤敘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

爲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摠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摠可不修進哉。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旣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嘹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盧渙

黃門侍郎盧渙。爲洛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迴無人。嘗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之。知是古冢。乃結十人詣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執持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

勳及死，敕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欵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渙令復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却爲封兩門，窒隧路矣。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植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旣求婚，予爲媒，灼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卽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啟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

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

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賚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臥甲。天設勁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末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堞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其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輿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謂順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見其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鐵錘。因順如

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磚堂。其明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甚兇。自云平生無懼憚。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韋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腳長。其色頗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爲之動。乃言曰。臥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遽牀而行。須臾。生迴枕仰臥。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逡巡。覺有兩箇小腳。緣於生脚上。冷如冰鐵。上徹於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脚。明旦。衆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韋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

蕭志忠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兇。鹿豕狐兔雉鴈。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爾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

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卽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巖四兄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旣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旣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獵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卽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膝六降雪。巽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艷。絳州盧司戶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涯足風雨。更將斑毳被全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含質譴謫已滿。唯有十一日卽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會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潤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紀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人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卽以美女泊美酒瓶。各納一囊中。以朱書一符。取水喫之。二囊卽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卽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

淳于矜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增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驕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

蘇履霜

太原節度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并將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目明遠。令遽進。得脫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趨北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爲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霜。驚問曰。何因至此。答曰。爲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迴。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爲余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慎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關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云。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余亦知之。汝且歸。余候隙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請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

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洩也。

侯通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通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通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肴。忽有一老翁負大笈。坐於席末。通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噴。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通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通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卽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盼馳走。無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木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卽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在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爲白蝶。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瑟瑟環。亦爲賊敲頤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

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宣城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麤卒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磔石柱關。以爲威脅。宣城自密啓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卽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畫工。便賜粉黛。惠卽令工人爲圖之。使攜錦繡。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

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臥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緣還往。頗熟其家。

太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爲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或。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或錫類之情。素頗友好。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或之家蓄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子其家。以爲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繫三猫於筐篋。加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滎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饘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太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將殛之際。忽見二人焉。一人衣黃。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爲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云。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紹頗畏讜。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紹。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遂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鑼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

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入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舉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所覩。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着綠。階相見。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昇階與坐。命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尙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爲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喫。此非人間茶。遂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官茶。紹可喫矣。紹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爲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貓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冤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卽還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卽起。申弑馬僕射。猶子礪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礪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勸。今則却。

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爲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願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爲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誠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誠。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旦暮嚴打更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

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爲兒。已喚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爲此事。被勘劾頗甚。令公却迴。望爲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遺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闔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

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殞，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

續玄怪錄 一名續幽怪錄

李復言

裴謚

裴謚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謚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象，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茆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烟，廟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謚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謚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朮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簔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謚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尙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於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

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卽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尙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旣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焰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旣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麗姝。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揮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般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

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尙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蜚螻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痠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鬚皓然。坐東牀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少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觀。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

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均。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尙重。此生猶沈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旣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悶甚。思視纔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輿酣踰越磔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憂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藥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

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轂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卽有捧水精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

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

劉法師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鰲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弼行三十里。捫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峻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故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饑。君可豐食遣之。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余昨云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嚙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甚清。頃之。公弼送法師迴。師却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觀矣。及去。觀將

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復至矣。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於媪，有之乎？」曰：「然。」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鏗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念。今旣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

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翱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沈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琛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馨芳。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慙慙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以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

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邙。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目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邙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孃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孃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旣而酣睡。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

州鄭錄事乃旁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餓而鄭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暮日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服人形矣。於是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殺。若必殺死。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焉。吁。亦可謂異矣。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汎游江湖間。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

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懇祈兄爲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爲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爲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妹子卽貫詞妹也亦當結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卽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況令消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齋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碗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舐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碗自隨而授貫詞曰此鬪寶國碗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碗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碗也其價只三

五鑽耳。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酹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鬪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鬪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噉。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旣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洛波騰。澆濤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攜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爲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舟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蓋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

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榻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寔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體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妒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及吾。況乎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歟。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旁有賣糕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

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路於冥吏。卽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註。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措去溫字。註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旣而俊詣。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措去溫字。註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己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所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俊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乘

馬隨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發。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摔捨地。呼曰。質本任解褐。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言欺。言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冤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錄庫檢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岩下。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裏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擁以送縣。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縣旣失質。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

盧造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官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

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雛。目尙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樞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擧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旣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明。遂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擧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嗟異之。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

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嫗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會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

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掉。莫不登眺。妙寂曰。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徒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倩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將去。其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

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傭求。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卽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鑠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取漿。郎渴甚。爲求之。遂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旣。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媿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耐先塋耳。儉隨

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錫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璋姓章。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遽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尙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

李愬

涼武公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幢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人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爲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卽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曙爲中弁團戶於三異鄉。徧聞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盧則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不勝

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爲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官萊。爲盧之僮。在坐起拜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縈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炷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昂者。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卽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

韋臯

韋臯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旣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據其忿。延賞愈惡之。謂臯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尙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茆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彊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

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臯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於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鞠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臯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臯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臯鳳翔節度，臯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聞奇錄

于泚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妙相墳。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陸州，至一巖下，紮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

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壻，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圜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圜人固請，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圜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圜人作色而叱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圜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圜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圜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圜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梵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卽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慮，言訖而去。」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唄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獸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

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卽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旣似李，卽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充宏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終全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時昭宗纂承。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靈應錄

于 述

台州漁者

台州海瑞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間何許人。答云。非人。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

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卽此後不更聞矣。

舊小說

乙集三 唐

幻影傳

薛昭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于肘受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

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卽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淒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日將晚。僧尙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賣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俞叟

尙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荊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旣延入。摧簷破牖。致蓆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旣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恤。以展親親。何

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幻戲志

蔣防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笈。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於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鑱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

卽歸閨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於是女子警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閨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於江中。二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

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於上陽宮觀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互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翊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旣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再生記

閻選

張汝 又見宣室志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

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淒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旣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感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汝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

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搏於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當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

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槨。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又見廣異記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

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人，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誤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尸媚傳

張謐

李咸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燭，開笥出書，顏色慘淒，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旣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

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敍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下中已曾殺一客。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庾 又見續玄怪錄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間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絕。服飾華麗。宛若豪家。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庾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

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尙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搯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鑲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奇鬼傳

杜青萋

道政坊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乎。何有。李真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魚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偃背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襜褕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躞。求住不得也。

才鬼記

鄭哲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

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澀。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體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囊。并珮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繡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獨孤穆 又見異聞錄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

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中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尙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旣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恆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章。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夷旣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屨。豐飢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

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旣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旣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旣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

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孟氏 又見瀟湘錄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觀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己舍。少年貌既妖豔，又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闔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寶玉 又見玄怪錄

進士王夷勝，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勳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

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旣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塔。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寶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寶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寶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入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

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於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章，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達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四匹，求其祕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又見傳奇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鬢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鬢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

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閒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豔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歧。雲鬢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緝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月魄。常遊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妖妄傳

朱希濟

張和 又見西陽雜俎

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將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

子皆出西郊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壤成穴如椀。卽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數四。交鬢撩鬢。縹若神仙。其舞盃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擊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錫。開東牆一穴。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還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旣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訥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

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睹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常爲僕妾。豈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靈鬼志

常沂

李陶 又見廣異記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陔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乍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旣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

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留連半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玄之 又見廣異記

高密王玄之，少美丰儀，爲斬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後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敍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鏤玉盃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

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林 又見宣室志

滎陽鄭德林。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着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鬪薦地。左右施局脚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敍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榻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篴。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婢。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幸。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

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整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讌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尙延年歲。歡會尙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入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盆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不妨。酒與酣至此。取北

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嚴。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憩。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敍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適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堯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崖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鄭紹 又見瀟湘錄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壻。故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於館舍。逡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既遂披覲。

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於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疊。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疊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疊。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囊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灑。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卽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酌。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

不逾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鬢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鬢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敝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膳者。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憐某盡忠於主。因使殉瘞。後改瘞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鬢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滅悲風。綵牋曾擘欺江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閣。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

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豔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牕斜。慚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闌。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豔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諮訊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愴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垤。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濬慘惻而返。數月闕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靈怪錄

牛嶠

呂生 又見宣室志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搯生。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搯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爲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

各長寸許。雖逾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爲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耶。嫗笑曰。君言過矣。君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氏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居延部落主 又見玄怪錄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驕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自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衛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碗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卽前曰。某等肚飢。臘臘怡怡。皮慢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

肥人吞瘦人相吞訖。止殘兩人。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吞吐。人數復舊。骨低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翮十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棺墓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十。檻旁有穀麥。觸卽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怪。欲舉火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卽都尉李少卿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

王生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傍若無人。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居。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

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裳入門。手執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舉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縷。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

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穀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昇堂。解衣共臥。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淩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尙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梳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使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尙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霄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意甚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下。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尙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

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梁四公記

梁載言
張說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仰公。馳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馳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鄉。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

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日常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之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五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隴。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樂府雜錄

段安節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嘹唳。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顯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博異記

鄭還古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

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親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若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

移居。夫役竝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竝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竝依方安焉。於鼻四旁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瀟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髻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遊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紅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

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芳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敝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乎。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而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贖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竝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竝休廢爲守陵使所居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采之。采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闌。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在。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合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

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家工人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問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扁鑱。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詠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荊郎。阿荊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

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亦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縣縣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敍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已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並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見言。當爲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於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避於逃民敗室中。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更能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宰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襍。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

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攜襍。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挈獸爪。衣豹皮褱。攜短兵直入室來。獐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恠惜於此。而卑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啓戶洒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幄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

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祕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鍊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

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廁。忽聞廁中云。即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即出來。即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趨不可及。出門無所見。未幾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勸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恐有火災起。覓術士鎮壓之。當鎮壓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

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箭。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恐。欲踏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尙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四郎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旣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

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玉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

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爲恒陽所殺。忠憲含弟之讎。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脰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脰。則怨可釋矣。忠憲知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貫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脰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

閻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菜蕪餒澁。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旣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尙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

館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倣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倣同殮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倣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倣又具饌。亦如法。倣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束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倣亦行。可二里。倣即卻迴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却迴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頽毀。敬立却迴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塚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

蘇過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過。恹恹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攜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過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

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過下階中庭呼爛木曰叫汝者誰對曰金精也合屬君。過曰金精合屬我緣沒敢叫喚對曰不知。過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過乃自假鍬鍤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過乃自思我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修德亦可。讓之沈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過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吾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機雷氏之劍尚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况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

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兩火中。半下書生之字。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廓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爲戒矣。

呂鄉筇

洞庭賈客呂鄉筇。常以貨殖販江西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筇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筇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筇飲之數盃。老父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筇素所耽味。起拜。願爲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筇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筇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圯。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邱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纏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沉瀆。魚鼈跳噴。鄉筇及章僕恐聳。響慄。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

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謂鄉筠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筠十旬於筠山伺之。終不復見也。

岑文本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答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

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恭禮

閔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閔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于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蛾鬢垂鬢。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簾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遂巡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却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燭。儼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擗然而中。手墮下。燭燼。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

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餐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即歸闔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年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鄭潔

鄭潔本滎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則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里。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從容。須臾間而卒。唯心尙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唯備死而已。至五更雞鳴一聲。忽然迴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噓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然讀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剔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某便告本司云：『若欲得馬氏託生。即放某迴。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爲計即可也。』若今追某。徒寘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云：『此則自辨之。須臾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冤係多年。別罪受畢。令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即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云：『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更檢檢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

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卽來。雞鳴卽放迴。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慙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之易辦。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冥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卽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間一人。壽命官爵。迴報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卽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某神祇。卽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卽不假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從一頭以火爇。不得剔。其錢卽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却迴。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還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同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寘諸馬氏腹。令脫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科決而已。又嘗言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又鄭君自云。某卽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爲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後。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

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兢之轉切也。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懋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日。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部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豎。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韃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膺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囊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囊韃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事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禽獲發冢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繚紲於內。穎士驚曰。斯二子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邱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家大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鬢髮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賈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妖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鬢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歎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尙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家女

憲宗遷葬於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媿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旣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采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殺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杜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

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纒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肩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姓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闔闔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置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瘤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卽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酌。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旣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依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怍。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某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坦古塹。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泊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穢。正衙之東街。南北三巨門對啓。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尙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夢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卽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蹶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逃。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

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後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于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緜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爲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卽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絕無瘳滅。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爲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

矣。元範如言，果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即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因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遶舍徧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確程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

阿走師

阿走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闕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騷，既孿手足，復懵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走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闕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走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疎之際，阿走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走顧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輳。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斤。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洎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

鄔濤

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願降於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爲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爲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洒之。於是遂絕。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豔。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旣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他室。乃詐爲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窗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座。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日常挈鉞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悅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戶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旣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旣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旣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待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也。旣而友章秉燭就榻。即於被下。見其妻。

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悸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恆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日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爲鬼使所錄。撈妾戴杖百。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已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爲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蒼。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尙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列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護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

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即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尙有存者。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龐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龐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龐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我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子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旣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蹙。不類於常。程不敢

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邃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况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旣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旣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嘉陵江巨木

閬州城臨嘉陵江之漑有烏陽巨木長百餘尺圍將半焉漂泊搖撼於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閬之耆舊相傳云堯時汎洪水而至亦靡據焉襄漢節度使渤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閬中下車未幾亦嘗見之固以爲異矣忽一日津吏啓事曰江中巨木由來東首去夜無端飄然西顧高益奇之卽與賓寮逕往觀焉因廣召舟子泊軍吏羣民輩則以大索羈而出之初無艱阻隨拖登岸大半之後屹而不前雖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旣竭復如前時自是日曝風吹僵然沙上或則寺僧欲以爲壅堵波之獨柱或則州吏請支分剗以備衆材高以奇偉異常皆莫之許每擬還之於江但慮勞人逡巡未果開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寮吏畢至高欲因衆力得共牽復其木焉及至則又廣備糜索多聚勇力將作氣引拽之際而巨木因依假藉看自轉移輕然已復於江矣距江尙餘尺許欻然驚迸百支巨索皆如斬截其木則沿洄汨沒徑去絕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隱高遣善泅者數輩遽往觀之江水清澈毫髮可見善遊者熟視而迴皆曰水中別有東西二木巨細與斯木無異適自岸而至者則南北叢焉高

顧坐客靡不駭愕。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有頃高除諫議大夫。制到詳其授官之日。卽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高之新命旣至。則那復留意乎轉遷。俾之仍舊。

劉元迴

劉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奸。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翫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術。規師古錢帛。遂巡則謀。遯去。爲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護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

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尙未悟元迴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殤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卽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元迴之辭窮。戮之於市。

鄭詔

鄭詔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詔養一犬。憐愛過子。詔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詔未達之日。已事之。詔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詔排馬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鄭詔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詔怒。令人縛之於柱。詔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詔衣。不令去。詔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詔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牧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爲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爲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

復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爲犬所殺。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方知其犬之靈矣。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卽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卽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旣痊。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卽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而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麓疎。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旣任採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倏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扁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媪。尪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卽共同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卽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卽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費雨衣。遽去。曰。吾卽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額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卽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卽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賈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餘。褒

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又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鞠。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性疎狂不愼。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卽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卽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况繫之山閒。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卽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卽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卽以雜藥燒煉成。而化爲黃金。因此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於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弟。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卽不得道。請勿銜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晉公。混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卽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卽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卽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廕眉美髯。恣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駭。干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於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卽臨以兵刃。械繫甚堅。召至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嘆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攫一鼠。冲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旣至。瑤心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卽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

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柱杖畫地。遂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去。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韜衾。韜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此。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懼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爲虎。跳躑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纔暝。婦姑

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蹙甚急卽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浴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原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儻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卽奔馬謂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

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人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嘔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樽播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言笑也。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懼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爇。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墮。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箠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啓之。爾

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爲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侍君子不棄。卽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臥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

丁崑

貞元十四年。申州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窳。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爲陷窞。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旣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諷。虎則跳躍哮吼。怒聲

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冒挂樹根。而墜。穿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崑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沈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崑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旣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况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崑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况厄陷。穿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崑以圖全。而果諸焉。何其智哉。而崑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况免挂胃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光化寺客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恣貌絕異。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

悅。因誘致於室。交歡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卽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織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客因斲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啓其重柩。百疊旣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句而斃。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填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句。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糜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

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會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尙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絕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虺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齋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

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己。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快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疫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

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

裴仙

唐裴仙。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泊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卽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尙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卽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鼈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

汪鳳

唐蘇州吳縣。毗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泊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彊大。爲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幹。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竄。

文若繆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卽加鉗鎚。極力開折。石櫃既啓。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銅護。仍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繒三重羃之。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卽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厄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尙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尙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饜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

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松窗雜錄

李 濬

狄仁傑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偏。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

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旬月餘無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贊。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脈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旁舍。遂聞之於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豐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卽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闈名士遊賞。自慈恩寺

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席。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其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北里誌

孫 榮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焉。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志。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性。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句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象養。必號爲廟容。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筓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

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五。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輕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寶先輩扇之。（鄭寶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事詣覃。以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懷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今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笑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鎗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醪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

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倻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助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藹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申心親筆祝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鑲見燭卽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顥）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牙娘抓破澤顥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瓚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

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爲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遂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賄。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折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駝駝。聰爽能爲曲一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駝使唱。駝駝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

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駝駝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駝駝晒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諶，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談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諶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塔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梳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耗耗，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耗耗。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卻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闌闌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

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遴）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克求。近曰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卽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情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窗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豔。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儉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

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癩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如何。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醺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縷麻。北座者徧暹。反甲反。麻衣對米孟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卽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縷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

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忍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眞

俞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尙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悅冒其季父（悅珠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攷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金送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其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壘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澣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太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擢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秦娘

劉秦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乞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剝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

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筭。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助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姬爲之地。姬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姬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姬。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俟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姬致於住住。旣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於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塔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吃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

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菽（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鷄脚用筋纏。小鳳聽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備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任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通幽記

陳劭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臥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患者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剗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

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爲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其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卽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窸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旣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卽令取經。經卽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叙。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富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

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於宋州。父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於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既至，啓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敘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爲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爲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尙逸，况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

李哲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於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

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爲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後乃有投擲空間。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萬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爲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間以朱紫。倏閃出來。哲晚習春秋於閣。阿萬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哲。哲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聳茂。鬼魅可栖。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得一書。問君議伐竹種桃。盡爲竹簾。州下粟方賤。一船竹可買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輒失冠履。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始罵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荻君狀。居旬。鄰人盜哲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旬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爲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爲盜。今旣得盜。如之何。士溫士儒。竟扞禦之。見夏夜士溫醉臥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扞禦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漸堅。是一瓦。瓦背畫作眉目。以紙爲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披帛。纏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圃。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著庭樹。扶疎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礙。旬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燭下。復爲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搬而硬燭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類。哀哭常畏三姪。呼爲二郎。二郎至。卽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兒。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搖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中有竊議事。魅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

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顧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瓦樞間。以壓之。鬼書至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爲。士昌無能爲。乃去。聞淮楚有衛生者。久於咒術。乃邀之。衛生至。其鬼頗憚之。其來稍疎。衛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云若於物已貨。記得錢中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鐙子。某實不取。請問諸水濱。狀言狐膠等狀。自此更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鐙子等。乃驗水濱之說也。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葺園林。親稼植。小童薤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卽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鍤。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闕廣殿。黃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鬧。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理強殺。其斷滅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按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答曰。凡

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傳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爲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於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舡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旣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尙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凝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歛容自叙曰。某是竇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凝。而凝枉殺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於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讎。今來取凝。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

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凝而嚙咬掐振。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卽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啗嚙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於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命照臨。許妾讎凝。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忤乎。僧慙而去。後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慧。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呂誼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爲。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卽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僧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間。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聞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

神兵忽隱。卽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禪。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路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卽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卽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爲桃湯。洗之卽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

盧仲海

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續客於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續大吐甚。因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續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尙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續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呼賴爾救我。卽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遂巡至宅。門閤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縱思。忽承戾止。浣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遙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矚矚。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矚矚。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僭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

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旣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呪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管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犯責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訣。雞鳴與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王垂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豔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委相如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慧辯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蠲髓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繾綣。旣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大懼。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鬪處。半夜後。婦人

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嚙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船衆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誤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召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誤。迅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爲索之。以旦日爲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爲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爲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尙由衷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敘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誤塋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爲此。年歲寢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輿入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

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不得去。故要二魂輿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卽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盧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鐙，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蟲形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窶闌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衾覆而殭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懼。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劃然而內驚叫，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旣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奧，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振，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其日暮，內聞雷霆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鍬鋪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矣。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嘗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歡交集。乃迴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蜉蝣之資。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於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攜手於內。其瓌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飄。星漢斜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雞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

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目乃滅。旭不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給。爲旭致行廚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清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爲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簫。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略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幃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寢。彷彿猶尙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

五道將軍當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尙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翼辟易。俄見束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姆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姆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卽稱小名。姆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姆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衣炎切)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敘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曰。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卽自去。和尙丈餘而開。至城門。卽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尙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

今隨和尙。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敕於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竝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旣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歛歛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旣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傳奇

裴 鏞

寶曆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睫。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焉。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爲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別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籬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卽住。非者卽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筋。其長尺餘。懵然不去。甲令舁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於闔閭。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爲水。餘蛇皆斃。倘若蛇首逾甲。卽甲爲水焉。從此茗園遂

絕其毒虺。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蛇嚙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柘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頽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憤然而後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肉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卽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卽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鑠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闕。見底矣。以澡餅張之。有一泥鯁魚。可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謂家人傅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卽晉帝會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悵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傅經喜愛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兒。躍出。就手覆

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

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珠。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懽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夢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算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

日饗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卺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爲後來周處。海康舊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曰：記某甲子一句。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吾之鄉。乃雷鄉也。爲神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爲。遂秉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蔬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爲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爲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爲逐出。復往僧室。亦爲霆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至曙。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卽釀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爲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

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卽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值。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其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鷓鴣，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墮。二子懼而焚香虔誦，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午子卽我耳。艮畔金卽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卽時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弰弓，樹上爲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

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唸者。戲舞者。前至弰弓所。衆怨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師。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佞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遂巡諸佞。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

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盜。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裏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舖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釐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擣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白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白。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

韓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小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但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尙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爐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

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卹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旣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樞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曰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曰：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旣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可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鬻。

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燁燁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鑿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翳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瑟琴笙篁。鼓柷。敵不可勝記。燁燁細視。手澤尙新。燁燁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燁燁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燁燁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燁燁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燁燁就榻鼓琴。燁燁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燁燁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燁燁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燁燁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燁燁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燁燁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酌勞。燁燁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

令與郎君國寶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賜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鑿一室。胡人遂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

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周邯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屈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豔瀨。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羆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鑿而幾成。

八角焉。闊可三丈餘。旦暮烟雲翳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觀。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具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勒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勿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

蔣武

寶曆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巖。唯求獵射而已。善於蹶張。每賣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速。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詰曰。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象有難。知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

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今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其象乃跪地，灑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許行，便請挾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掖或躡，數里之內，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是有十象，以長鼻各捲其紅牙一枝，跪獻於武。武受之，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產。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闊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煎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切。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府君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日，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

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彳亍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滌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爲某啓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闔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聞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瓮邊畢卓耳。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荆館中二郎來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

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震，自拔於道，必得爲材用之。木構大廈之梁棟，尙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眞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爲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尙貪生，吾焉能辦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明，叟方起，數日至闕鄉荆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疎，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云云，某臥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樹神有靈，乞爲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酌。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禍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荆山，緣巖循水，果訪鮑仙師，卽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荆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旣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蓋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贖其珠。子得當吞之，便爲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爲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自能變耳。義出於玄，叟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虞館之。

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啣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爲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髮如舊耳。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於萬安山之陰。夏麥旣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視一雙鬢。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睐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樽中。以變爲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柏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迴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肩戶闐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踰於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

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壞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柏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壟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羅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鏊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爲大仗。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肩鑷。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踏於地。自東以柏樹搗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己。亦哮吼觸其扉。復

踏於戶闕。又搥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又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尙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濟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尙有夜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廣異記

李滸

戴君孚

河中少尹李漣。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漣。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漣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攪亡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漣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爲漣所愛。時竇懼不出。漣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外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爲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漣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爲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漣。馱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之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

李測

李測開元中爲縣令。在廳問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爲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蒞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殞。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羣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於西階之下。及明才

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

天寶曠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恆有魘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以爲常。曠騎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但恐魘鬼客至。必常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魘。魘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脚。鬼不動。然而體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魘三千人。當轉爲狸。然所魘亦未嘗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當爲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恆說之。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

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皂鵬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爾怪絕。

擔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擔之。號曰擔生。其後不可擔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爲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尙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迴至范縣。縣令聞其見蛇不死。以爲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爲湖。獨獄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爲范令。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烟。刺史不改。卽死。土人以爲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樓中忽出白烟。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烟出處。云白烟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駿馬。恆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值入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靚粧。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爲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婦以婢帶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卽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張帘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之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烟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千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

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舶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爲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盜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爲妾。盧因爾惘惘。恆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盜人爲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爲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覈本末。所見服色是盜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澗。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嘗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

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劓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膾甚。幾三百斤。在菴前。見魚舟。復以身劓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啣絹一匹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贖。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恆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友。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詞不遜。所爲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

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爲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旣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己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黃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爲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蟲爲災，烝人不粒，再思爲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尋犬如牀，毛鬣可畏，向再思再攫，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欲問其人云：無過宜放回供膳旣活，多向人說其事，爲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雅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

復問會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死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已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賊相引，見承着枷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卽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卽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爲誰。吏云：奉令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延之。判官吏過延之，欄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於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有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宜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誰。曰：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便賀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吏追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使送還。

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逐出。行百餘步。見吏拘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云。何故來。延之云。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迴顧云。舅氏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宅住上元。卽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刼之。旣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謂弼曰。吾不期與至此。無得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旣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姦。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以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旣藝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訴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令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

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也。

寶珠

咸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胡鬪。寶他室。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歎恨。苦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所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尙存。持還見胡。胡等喜甚。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羣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齋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執不與。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護羣龍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

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爲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旣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置草人庭中。置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隕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尙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刃刈薪。

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躍。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刃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烏散。黎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堦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

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餘隻。請劉放生。恆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爲虎所取。已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穽。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鬣。來詣劉。問鵝何以少減。答曰。爲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云。已設陷穽。此不復來。叟曰。此爲佞鬼所教。若先制佞。卽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俛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之。四鼓後聞虎落穽。自爾絕焉。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自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恆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不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愁慙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恆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鷲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呪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盆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蜀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旣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廚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塔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猪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恆欲於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察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弭凶厲也置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改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荆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尙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女各出城採樵遙見犢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各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飢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各女見姑哭畢問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急速不可復待留停半日許時氏飢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便發臨別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爲囊齋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爲恨也乾元中肅宗尅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

妻於客中因產歿。故兼小兒女相次天逝。言訖又悲泣。姑初慙恚。爲其姪女爲賊所掠。及見叔霽情。至因說其事。云所著裙卽此留絹也。叔霽咨嗟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賊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李叔霽婦云。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爲京兆少尹。卒葬滻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選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卽來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燈火。順甚喜。行至。乃柴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卽乃問張尹莊。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莊。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旣不可行。欲何之。乃繫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恆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光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塋奴也。順問何以知己來。奴云。適聞卽君大呼某言。商卽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廬中。明日方去。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辭頓

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恆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卽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尙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韋璜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容色妍麗。性多點慧。恆與其嫂妹約。若某人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問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鑊湯劍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爲女作粧。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胭脂及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錢大如盞。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已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爲。但承己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奪之。韋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聲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白楊風。日暮堪

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章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天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卻爲家其一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詩曰赤心用盡爲相知慮後防前祇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爲見其親說云爾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偃僂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豔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卽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名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尙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云家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當永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爲骨髓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歔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爲酷吏所構流徙嶺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恃之取給藥盡遂卒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尙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未有一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慇懃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詠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異從子說異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塵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異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鶴四雙翔遼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鎮荊州時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神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

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柩。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爲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以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賓從二十人。狀如爲官。見婢歔歔。問汝和尙好住。將安之。婢云。命市胡餅作齋。勸云。吾此正復有餅。迴命從者。以三十餅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餅爲衆人所食。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和尙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尙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尙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一疋製袴。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數十人。可持二絹。令和尙於房中作饌。爲午食。明日子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靈語。

因言客至。婢起祇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尚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

奴官家

鄴縣有後漢奴官家。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穫。近冢地多失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卽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家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家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

宇文覲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覲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覲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斫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責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覲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爲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膊骨猶在。遙望西北。陬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二人取之。初。絕然畫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下有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絕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烟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己是晉

將軍契苾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立冢近馬坊。恆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勝脛。不勝楚痛。故復讎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覲家在岐山。久之。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痊。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所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覲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覲。覲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覲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僞號。署置百官。覲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覲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鐔復至。覲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能辦。鐔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覲曰。我適於夫人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日奏曰。點污名賢。曾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召獄囚。宣敕放之。覲旣以爲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覲者。崇賁奏覲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敕至。覲甚喜。受敕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鐔靈語嘆息久之。

謂覲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覲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覲遇疾卒。初女巫見鍰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

浚儀王氏

浚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壻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認爲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柏爲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殺。苦爭得免。既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連臂踏歌。謂曰。相常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罨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所由。以馬尉見免。馬亦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云。適爾奉命。還何處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儻從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馬殊不言。遽揮使去。

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由並爲他。無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其妻曰。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爲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牀舁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購馬氏錢五百萬。又徽州彭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尙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

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道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丘。亦隨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道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惠還。乃使整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道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獠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遍。乃遣道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道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阜。莢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道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韞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鶴。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

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子按鷹鷂。非我所爲。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爲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旣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卽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遑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閱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召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召見。問其事。嗟嘆久之。

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爲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所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爲僧所引。旣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爲追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已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爲我造陁羅尼幢。恂問相州參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猪。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召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旣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猪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

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至此。今爲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爽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勸其罪福。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苦請救助。檢案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實求腸。不遣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在前。有驢羊雞豕數十輦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爲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無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尙有數政官錄。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隳壞。因謂齡曰。今放君迴。常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爲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槃等經。兼爲設齋度我。卽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爲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卽是我得。若有風颺灰。卽爲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爲常占。然鬼神常苦飢。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卽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邇。不曾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羊。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爲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旣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頽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兼永爲姬妾。無所怪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爲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爲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旣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爲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爲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尙在焉。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爲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爲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

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常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既無勾當。卽宜還家。衣裳得無墮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卽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會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卽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旣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爲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卽改爲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踢成。一狗嚙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準爲判官。然日日恆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頭上。然至足。麟經火遂滅。尋爾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爲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爲功德。終不

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於今將此造經佛。卽當得之。或恐諸弟爲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援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旣愈。遂往黃氏爲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爲怪。

李磨

東平尉李磨。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賣餅爲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旣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邨。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爲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爲野

狐塔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共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卽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云爲人所錄。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裸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錄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千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爲亭長。勒苦訴之。千載入內。出語勒。已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遙見千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懷素彊。聞勒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勒今爲縣吏。自說病時。悉脫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實保身也。

郜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此俱閒。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糧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糧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

澄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既無疾。意甚懽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出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候。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驅澄過水西。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閱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復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內。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遙許之。檢云。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人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佛廩小胡。頭冠氈帽。著麕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云中丞親人。令放卻還生。胡兒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賊。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幾成閑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亦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取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有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

蔡四

穎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於陳留之浚儀。吟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恆以王大蔡。

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爲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爲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己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卽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家人清淨。鬼卽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益前進。旣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爲奏天曹。聞天曹報答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爲範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愛寺僧爲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恆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鴿。迨盡耳。

太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爲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恆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迴指云。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云。娘子總角之時。曾着黃裙白緋襦。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卽奴身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爲獵人擊殪。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飢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恆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卻出。引入見母。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君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窟。窟恐是耳。有刺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沈入其窟。得龜大小數十頭。未得一龜。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爲謝二所損也。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邱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婢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艷絕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爲是其存者。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

時天無纖雲。月甚清明。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探。當爲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爲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則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旣蘇。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爲禮會村也。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知行幾萬里。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近船橫推。其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爲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云。彼人皆爲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迴與三蛇鬪於沙上。各相蜿蜒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

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烟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陵。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款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纔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縣界。屬南海。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卽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已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爲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爲將軍。視之而拜。象以鼻捲人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遂馳行百餘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許。兩崖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攜弓箭緣樹上。象於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導令。復上人。知其意。逕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

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明。昨所見大象。領凡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於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楂。羣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爲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

閩州莫徭

閩州莫徭。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臥而息。喘痛聲甚苦。至其所。下於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曉其意。以腰繩係竹丁。爲拔出。濃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徭摘艾熟按。以次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臥。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徭呼象爲將軍。言未食。患饑。象往折山栗數枚。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卻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畢。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尋至他人肆。胡遽以葦席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輒見避。主人除席云。

止一大牙耳。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伴各罷去。頃間荷錢而至。本胡復爭之。云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違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貫。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爲寶。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詰。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閩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爲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爲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麵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爲。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俄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資帛僱村人。悉持棒尋麵而行。初從窗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麵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恆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恆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恆

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閹頭狸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絕。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爲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爲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逡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噴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爲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爲媿恥。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爲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於田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爲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

至於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爲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爲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卽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戶雖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徒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盃椀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壘。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未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登令燒毀。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乃爲喉嚨。枉殺腔腫。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縷絳者。翼深髮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眞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

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衆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冀州縣之吏。何詰問頓劇。子乃稱父現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卻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踢。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戶。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至櫃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窗門開之。有大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卻。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容貌奇怪。悉至庭中。

崔呵曰。諸君等爲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弓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到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爲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爲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乎。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鶴鷓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鶴鷓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矣。元忠歷太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薨。始忠元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僕千里裹糧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長揖。而

去景藏遽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

李參軍

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爲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地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介紹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牀延坐。少嘗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鑿。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暎。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敍數十句話。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須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儂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鈿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蠱治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顥。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顥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攀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爲犬咋。今尙惶懼。王顥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參軍之地乎。顥意是狐。

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顛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皆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顛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豈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剌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顛罪重。鋼身推勸。顛私白云。已令持十萬于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顛遂見免此難。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

韋參軍

唐潤州韋參軍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諸兄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

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韋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爲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入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籍。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爲詐，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扃護甚固。聞金剛下有入語聲，其扃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

搏逐徑跳上屋化爲二狐而去。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恆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釀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搯無名指第一節。以釀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搯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鉢碗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豈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尙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恆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爲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叫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令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

餘干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爲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因使治故宅。翦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爲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爲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纔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爲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爲震動。又灌百斛。乃恬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爲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係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

數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耕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貴彩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爲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尙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前。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尙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尙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云是鄂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爲剡縣丞。上官數曰。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僕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卽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尙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迴。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卽當放。此人來詣彊友云。彼著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爲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卻迴。謂親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旣愈。又爲彊友說之。彊友於官嚴毅。典吏甚懼。衙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彊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尙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恆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嬾。卽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嬾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爲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

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繫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繫。湊畢。通身人色及腰。目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大加慙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

泮陽令

唐泮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懺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歎嗟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爲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人憂懼。恐以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殍。逼令吞符。忽爾明悟。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瀆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廁交流。百物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尅翌日。禮送成親。成親後。恆在宅。禮甚豐。

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於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云：汝何爲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殪。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爲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旣起。以坐具撲狐。重之以大袋。乘驛還都。玄宗視之。以爲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於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士人敬事之。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卽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願謂道士卽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

劉氏乳母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豬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愛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斃。而入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豬肉。炙於瓶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兩瓣。狐涎沫久之。炙與瓶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爲其夫所貴。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爲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爲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恆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蒞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其人令堂中悉施牀席。實黯於屋西北。隕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已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爲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窗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爲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爲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孀。往者娘子。枉爲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辭以厚

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爲女壻。言訖不見。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於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篋篋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崑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見嵇中散。不使授人。其於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昔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獠貉。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

王苞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罷爲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驩。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誡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爲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

變爲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絕。

韋明府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壻。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卻也。聞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爲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爲立壇治之。少嘗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爲女壻。可下錢二千貫爲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儻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匹。紅羅五十匹。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爲壻。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給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實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爲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爲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耐。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爲旋風而去。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寘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康。康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於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洒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歎。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呪。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爲己功。後一日晚霽之後。僧坐檀前。忽見五色雲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爲唐氏卻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真佛。拜請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通達。亦何須久蔬食。爲而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

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嚙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餅大角椀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尙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卽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有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其名。嘗夢見數人來追。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頃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入。王問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與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尙有命。未合卽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

既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卽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已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於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爲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己。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寸局待命。

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冑而立。卽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

薛義

祕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祕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祕家。久之遇疴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瘡。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瘡劫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卽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疴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耗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瘡。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未歸。王妝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卽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縑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旣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聲折拜謁。求見衛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

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悅。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鑲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

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鬪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卽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瑋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亾，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敝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悟，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士，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誠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呂謹

呂謹嘗畫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其人勳業甚高，當不爲用，謹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

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聞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誣。誣時與妻兄顧況同宿。既覺。爲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誣。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爲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穎陽里正

穎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邨。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間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某上駝背。以一瓶授之。誡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然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己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

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家人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有誤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蓆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桂欄珠翠。璀璨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暎四壁。大設珍饈。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渠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旣違詩人感悅之譏。又玷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

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小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互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恣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貴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鞠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一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

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有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己自白帝。願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敘畢。問其故。此是神嶽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廟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斧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爲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嘉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

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賢人。死爲明鬼。胡爲宵宰。幽冥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爲凶闕。何爲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旣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沈骸儻得不棄。幽魅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

章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章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加弓弩亂射。白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

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何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恆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舉。今爲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爲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卽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王儻

王儻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爲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儻曰。爲所宣傳。眞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儻。儻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儻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使爾入內。儻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儻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旣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卽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卽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儻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儻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旣至家。家人悲泣。儻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儻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忻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尙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敍綢繆。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敍平生。義卽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閉垣。而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迴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宮中出。已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爲冥婚焉。

章栗

章栗者天寶時爲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至揚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栗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栗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艷。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與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留連。色授神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舖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栗云。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云。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櫺邊案上。檢之。少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歎。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爲女設齋。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至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鬪。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域胡

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刼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旣而索馱。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扼。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伯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卽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餠。與壺酒。出定罪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阜裘右袒。卽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餠。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泊日西景。酒餠將罄。而阜裘不

至。場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阜裘欣然。累有所進。場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場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場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場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措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場如其言。往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牆中入。遲迴聞哭聲。場遂獲免。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於僻處。分處家事。未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誠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騁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

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於陰中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於城中以輓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俟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盜拷掠卽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恆慟哭哀感傍隣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亦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尙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淒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

張琮

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

嘗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閣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勅易棺槨。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鷲。所遇無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婁（音脛恨也）自喜。妻子不

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旣斂。庭絕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皆至。霸訶怒云。君等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禱。霸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率以五束絹爲准。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衆人。唯殺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爲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入通兩疋細馬。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絹畢。指令某官出車。某出騎。某吏等修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便。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饗。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郊。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爲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夕竟失馬。及明。啟白。霸云。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藜林。馬繫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吊慰。朝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踏踈。觀聽聚喧。家人不堪其煩。霸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汝可設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捲幃。忽見霸頭大如甕。眼赤睛突。瞪視諸客等。客莫不顛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殮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

楊準

唐楊準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爾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戶卑小。婦人爲準設食。每一舉。盡碗。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準去之時。閉房門。屍臥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謂準曰。汝爲人子。當應紹續。奈何忽與鬼爲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鬼遂不至。其後準反初服。選爲縣尉。別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搏之。準遇疾而卒。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霍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旣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洗。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敖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谷神。爲設薯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晡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樾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異。若觀世音狀。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

放等蚤緣夜半方至舍耳。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覲艷泆。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艷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老婢出門。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囂。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廁。所持古劍。可以避惡。廁畢。取裹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識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尙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敝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潁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殺。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薄。慎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

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卽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於榛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酌。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

李迴秀

尙書李迴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迴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齋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閣梨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不憚。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卽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因延升階。鼓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閣梨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則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卽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季友素有至性。乃爲設齋。及寫經。唯齋損獨怒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邱。會宗人述爲令。佐時止令廳數日。一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爲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至禮謁。蘊藉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聳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具說始末云。的已不活。爲求一頓食。述爲致盛饌。佐時食雉臠。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於食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邱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旣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爲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曾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地。出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爲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尙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

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爲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爲冥婚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爲西州探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溺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素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彊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遙謂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塾於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毫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遯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

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卻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詰旦往棘園候焉。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而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日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徙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服玩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

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是鉗耳贊府。卽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駄爲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尙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爲說法。大啟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其持苦。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爲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含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噴清真等。

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卽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餓。但當思維聖道。爲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蔭日。清真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數日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恆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卽大師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不愠怒。詬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藥。故能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翱翔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汝謁帝於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顧。遂乘雲上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藥。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爲官其君志也。何作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觀張子衣服澤敝。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旣至門庭。宏壯僮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爲所笑。旣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

吾室能不眷。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檎繫裙帶上，然後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舖，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傍舍，求張三鄰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是張仙喚搗箏，臨別以林檎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仙矣。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恆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勅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躡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001B

